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一月出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衡

太炎

期 二 第

冊 三 第

章太炎先生近著清建國別記出版

清代開國以前事多荒畧章太炎先生徧檢明實錄及明人著述多種以訂清官書之悠謬爲清建國別記八篇實考證清史者必讀之書也每册大洋半圓代售處本社上海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三冊目錄

圖畫

吳梅村山水立軸

張船山石猴立軸

清皇子永瑔山水冊

其一
其二

通論

學校大法論

佛化之新對治

學術

致知格物正義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唐寫本尙書舜典釋文箋

與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

但 燾

唐大圓

章炳麟

章炳麟

吳承仕

章炳麟

荀子正名篇詁釋

刑律平議

佛學叢論唯識之密意 淨土正見

文苑

說文部目訂讀序

書秦蕙田五禮通考後

孟子性情考序

詩四首

詩四首

詩六首

詩三首

詩三首

詞二首

劉念親

但燾

唐大圓

葉昌熾

章炳麟

姜忠奎

程頌萬

孫景賢

唐大圓

黃通

黃侃

宋翔鳳

詞一首

杜貴墀

詞一首

黃侃

詞一首

汪東

雜著

明餘雜詠

言啓方

鉛槧餘錄

寄生

通訊

唐大圓書三件

黃通如來書

金筱甫來書

何與神來書

第二期第二册校勘記



吳梅村山水立軸

蒲圻但君植之藏



張船山石猴立軸



蒲圻但君植之藏

清皇子永瑤山水册之一



清皇子永瑔山水册之二



通

論

黃侃



學校大法論

但 燾

世有治亂。法有因革。知因而不知革。無以達變。知革而不知因。無以守成。因革者國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基。不可不審也。

晚清臣僚。效法遠西。更易學制。迄於民國。復有損益。溯改制以來。垂二十餘年矣。而教化不流。風俗日媮。除去革命之初。學子以別有傳授。得行其志外。其他著績於政事。傳化於風俗者。實未得一人。國家一有事。故則相顧惶愕。而不知所措。甚者耳食遠西。偏頗之論。以爲神奇。至欲拔本塞源。棄捐一切。以從之。建立新制。本冀作育人才。反以蠱惑民志。斯則言更學制者。所不及料也。雖然。此特制度之弊。非學校之罪也。中夏之有學校。自三代以迄晚清。莫不有其大經。大法。國家由之以官人。師儒。稟之以教士。爲之士者。束身名教。日漸月摩。志慮不易。耳目純一。及其出黌舍而入世也。窮而在下。則可以化民正俗。達而在上。則可以佐國康時。斯其明效大驗也。今去古雖遠。而其設學立教。因革損益之陳迹。燦然具在。所以興滯補弊者。固不患無其道也。而其道惟何。亦曰立大法而已矣。並世之人。上智少而中材多。少年在學。習與性成。猶泥之在鈞。惟

甄者之所爲。若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誠能樹立大法。掃除舊污。然後假以歲月。修古昔聖哲之教化。而振起之。甚易事也。

章太炎先生曰。學校教士。國家選士。非樹立大法。則教化不流。政治無本。是故學校之教士。異乎學會之講學。其在學會之學士。倚席講論。羣流競進。異說蠡起。而其是非。去取一任之。學者之抉擇。無俟乎國家之豫設科條。以爲裁制也。而國家之教士。官人。則法制不可不豫立。中夏之立學。皆有法式。如周之三德六藝。漢武之崇尚六經。漢宣之石渠講論。皆特立準繩。納之軌度者也。至唐之五經正義。宋之王氏新義。明之四書五經大全。且特著成書。頒之學宮矣。當此之時。校官之歲考。月書。國家之登進。皆循此以爲統攝。整齊之法。然而在野學士之著書。騰說。互標新義者。不禁也是可法矣。

或曰。今之學制。來自遠西。蓋師儒之不得人。非其制度之失也。余日記有之。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夏立國。自有淵源。亦各從其宜耳。且西國有宗教。以爲鈐制。故得旦夕苟安。我無宗教之約束。而入彼異說。自決隄防。斯記所謂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修者也。吾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爲學者

駕空而翼僞。修辭者厭常而喜新。居官者黨同而伐異。記曰：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又曰：壞國喪家之人，必先喪其禮。由今之道，無易今之學制，不致爭奪相殺，壞國喪家，亡人不止，滋可痛也。

章太炎先生曰：大學一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修齊治平，可謂內外一致，顯微無間者矣。按孫中山最近講演，亦謂西土所謂新文化，不及大學所言之純密。學校大法，必以大學爲本。其他形而下者，採遠西之所長，以供吾用可也。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道，爲中夏夙所講肄，修之於身，則爲德業，施之於治，則爲事功。外人之俊秀者，方將求師於我。如隋唐故事矣。茲所條具者二事：一曰定學科，學科之中文學，以中夏之學爲主；二曰質科，不屬文科者，隸之輔以遠西之學。曷言乎文科以中夏爲主也？推迹中夏文之爲義，蓋有二端：一曰文者，對質而言，故法律哲學屬焉；二曰經天緯地之謂文，故政治經濟屬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刑德禮二者之分途，效績。孔子已剴切言之。司馬子長深曉此，惜著禮書以發明之。其言曰：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先王惡其亂，故制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夫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自哲學。

觀之。顏子衷懷沖淡。不以得喪榮情。可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矣。然自政治經濟。觀之。顏子蓋窮而無告。有待國家之振救。子長所謂欲窮於物者也。今之強藩列鎮。承襲袁氏之遺毒。餘烈坐食。東南連營千里。爭城奪地。所過爲墟。子長所謂物屈於欲者也。外人拾格物致知之緒。餘其於養欲給求之道。肆之至勤。而貪饕險詖。質樸日消。恩愛寢薄。衆厭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奸邪不可勝者。蓋不一之於仁義。而一之於情性。子長所謂兩失之者也。陳寵曰。失禮入刑。相爲表裏。宋之明法科。有試兼經之制。明舉子第二場試判五道。劉晏理財。朱文公行社倉制。近時曾國藩辦團治兵。皆用士人。哲學法律與文科之迭相爲用。昭然矣。彼外人者。於致知格物之道。湛溺於物質。而不反求之本心。百家衆技。雜興並進。昔日之以奇技淫巧。蠱惑君主者。今則以之蠱惑民衆焉。學校重智識。而薄德性。昔日言利之臣。敲剝民衆之脂膏。以事一人。今之百工濫興。不急之貨。敲剝內外之脂膏。以事大。本國鄰邦不足供其駿削。又顧而之他。山陬海澨。技巧之品。畢陳。素封之子。學士爲其謀。臣公輸爲其勇。將產業。雖興利入巨室。而庶民僅沾微末。斯則朱文公釋格物爲窮致事物之理之偏也。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蓋猶物來順應之義。王文成所謂真知力行者。庶幾近之。夫宋之道學。猶今

之哲學也。如濂溪之在南安。立決疑獄。明道之令晉城。教養兼至。朱文公之在南康。講學救荒。皆能出其緒餘。施於政事。非若外人哲學之專尙空語也。至夫心學末流。如顏山農之與寡婦講學。而給其財。何心隱之畧富室子而要取贖金。李贄之講學僧舍而聚婦女。宣淫則講學之餘。做心學大師。不任咎也。今之治文科者。無坐懷不亂之操。而言戀愛。無民胞物與之志。而言共產。語曰。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則又顏何李之所竊笑也。此文科與哲學法律不宜分之證佐也。顏之推曰。夫文章者。源出六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謂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德。施用多途。深以文人輕薄爲戒。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文章合爲時而作。詩合爲事而作。歐陽修謂吾所爲文。必與道俱。章太炎先生曰。文章雖與風俗相係。然尋其根株。皆政事隆污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余按周文。王漢文帝之得諡。爲文以其事功。而非以其詞藻。高陽才子。諸葛名士。以其德業。而不以其詞章。使行誼不修。蒞官無用。斯亦不足觀也矣。子輿氏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此爲文人道學之從政者言也。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此爲法家言也。唐玄宗詔曰。進士以聲病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指趣。昔之進

士有類。今之文科。而昔之明經。有類。今之法科。然今之學子。撫拾。儉夫市卒之語。而無樵歌牧唱。之天真。檢條文鈔口義。而不明法意。視昔之進士明經。相去又遠矣。昔人謂自集部盛。學子撫其流。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自海通以後。譯學大興。學子稗販古魯巴託金馬克司之說。人人言無政府談共產矣。夫施政創制在乎救溢扶衰。非務驚世駭俗也。今以無政府主義爲高深。孰若釋氏之清淨寂滅。無家庭無人類者。尤爲玄遠乎。共產之制。則三代井田許行重農之舊制。陳說不得以外說。晚出而驚爲神奇也。

抑余以爲徒習淺近法政。闒然媚世。如昔之胥吏及操刑名錢穀業者之所爲。則又政法之敵也。夫胥吏之把持財賦銓選。以貨賄爲高。下出入與議員之假豫。算決算同意。閣僚以博好官厚貨者。何異業刑名錢穀者之爲人巧。避考成恣取漏卮。與律師之爲人脫罪漏稅者。何異。時無古今。法無新舊。苟行政執法者。非通經約禮之士。則其弊有殊途而同歸者。此文科與政治經濟不宜分之證佐也。

章太炎先生曰。北京大學特設詞曲一目。學生有以不攻此科。褫籍者。可謂迷於取舍矣。此當任私人善其事者。自爲教授。不當列之官校。若以爲此文學之一支派。便不可遺。則自宋以迄晚清。

皆以經義取士。雖抑之曰時文。然既以文視之矣。是亦當列之官校。強人誦習乎。一曰定官書。孔子言入國而知其教。自來國學所教授。必稟官書而禁歧說。所以端士風。定民志也。司馬溫公於哲宗時。疏言神宗廢詩賦。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耳。章太炎先生意亦謂然。以爲大學文科書目。宜由政府特頒。師生之授受。國家之考試。皆以此爲準的。不必其盡習之也。其有離畔。頒行書目。別倡怪誕之說者。皆黜其學。籍屏不與官試。使爲士者。於政治盛衰。法制因革之故。皆有以默識於心。考之於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於今。以爲因革之宜。則國家政治學術。皆有本原。一旦國有事變。得持此以應之。庶如太炎先生言。可破文人放誕。法家拘牽之弊矣。其書史之去取。教授之程序。則付博士定之可也。



佛化之新對治

唐大圓

今之劇亂。起自名利。自總統以下。均由利興。在上位者以利得故。不能不株求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亦欲以利得。不能不剝削庶民。庶民鈍者悲歎茹苦而不敢言。其黠者憤不能忍。或激而爲匪。又有中庸之輩。力不能爲亂。亦不甘刼盜。雖不得已。隱忍草野。外似寂靜。實則臨淵羨魚。見獵心喜之一念。耿耿在抱。但求機會而思得一逞。此種上下交征。利之貪欲。病幾乎彌布全世界。然隨國事之治亂而患病。有深淺亦可隨病患之淺深而診。國勢之治亂。此病舉世同患。舉世之醫者。亦以其種種學術思想方法並治。皆不能效。今惟乞靈於我佛大醫王。即可告以名利不過作官。作官若爲化民。則惟孝友于父兄。施及鄉黨。修持五戒。奉行十善。以次擴充。所化自普。何必定領一邑一國耶。若爲名利。則感化一鄉。頌聲徧國。法施及人人。自供養。何必定取玉堂金馬。恣其揮霍耶。若云鄉黨局面狹小。不及省邑都會。威力赫濯。此亦不然。學佛之人。道德盛者。往往達官歸仰。王侯崇拜。且威勢每於未得時。渴望弗已。及既得後。不惟索然無味。且又悔之。如蘇子瞻之詩云。廬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已到原來無別事。廬山烟雨浙江潮。此稍於名利有經驗。

者。皆。能。得。此。種。感。想。既。知。已。經。驗。者。必。有。此。感。則。未。經。驗。者。何。必。定。須。親。嘗。以。此。開。示。患。病。較。淺。或。腦。筋。銳。敏。者。當。能。豁。然。心。開。翻。然。改。圖。然。有。病。患。太。深。或。思。想。複。雜。自。作。聰。明。者。復。說。此。乃。消。極。主。義。不。離。厭。世。之。流。彼。於。佛。法。未。得。正。確。信。根。者。或。聞。其。一。言。而。竟。自。餒。此。尤。佛。化。之。大。忌。如。此。當。直。舉。佛。法。之。極。名。大。利。無。量。威。勢。榮。耀。以。降。彼。并。蠱。夏。蟲。夜。郎。自。大。之。邪。心。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云。發。憤。卽。包。有。學。時。習。而。悅。朋。遠。來。而。樂。等。義。忘。食。卽。有。學。不。至。穀。祿。在。其。中。之。義。既。談。道。論。學。自。無。不。遇。之。憂。老。之。將。至。亦。樂。極。而。不。自。知。也。不。似。世。之。熱。中。利。祿。者。竟。爲。憂。苦。而。老。悲。觀。畢。生。昔。李。充。說。論。語。亦。曰。葉。公。問。之。將。欲。致。之。爲。政。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江。熙。亦。曰。葉。公。惟。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今。之。學。佛。者。若。對。昏。醉。勢。利。之。徒。直。須。舉。揚。能。代。佛。宣。法。者。大。梵。天。王。帝。釋。諸。天。之。尊。尙。在。左。右。侍。衛。以。供。驅。遣。故。名。人。天。之。師。若。世。間。自。縣。知。事。以。至。大。總。統。其。享。受。之。衣。食。住。等。尙。不。及。六。欲。天。中。賤。奴。下。婢。萬。分。之。一。何。況。其。他。今。若。使。學。佛。者。降。求。自。大。總。統。以。下。之。官。是。不。啻。降。九。五。之。尊。而。求。爲。溷。廁。之。蛆。愚。癡。可。憐。孰。過。於。此。以。此。自。悟。則。志。趣。高。大。道。德。隆。崇。不。爲。在。官。者。所。侮。且。

令。富。貴。者。自。喪。以。此。悟。人。則。人。格。日。尊。人。才。日。出。使。貪。鄙。者。絕。跡。清。廉。者。益。衆。庶。幾。默。化。潛。移。風。俗。不。變。則。國。家。之。戰。爭。可。息。而。世。界。之。和。平。可。望。矣。



草書

術

大炎



致知格物正義

章炳麟

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古今說格物者甚衆。溫公言格拒外物則近於枯槁。徽公言窮至事物之理則是集衆技而有之於正心修身爲斷絕阡陌矣。顏易直舉鄉三物而六藝於古爲小學。非大學之務。惠天牧說以絜矩是乃平天下事。又非從入之塗。蓋四說無一合者。昔倉頡篇訓格曰量度。魏晉閒或取斯義。魏志管寧傳引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是則子貢方人之術也。孔子且不暇而以教庠序。鼓篋之士亦大汜矣。新建之弟子王汝止曰。格物卽物有本末。致知卽知所先後。是則近拾本記。不以佗說參之。據文若最安隱者。然若是。遂可以誠意邪。本記言本末先後者爲下。八目起本八目有先後。故逆言是以引之。藉令致知格物舉不出。是則於文爲重沓也。今觀鄭君注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其義乃至卓。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由此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鄭君之說。上契孔子而下與新建知行合一之義適。

相會前望誠意如木水之有本原不知為王學者何以忽諸新建弟子錢洪甫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

惡是格物所見不逮鄭君殊遠宋翔鳳輩不解鄭義乃以五行符瑞說之按鄭解致知曰知謂知善

鳳所以誤說說文吉善也凶惡也古言吉士言凶人凶德皆此義善惡吉凶義同而

文復耳然本當云知善惡吉凶今云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於義為不了蓋牽涉事
而誤始是變精金為敗鉛也

新建知行合一之說正同鄭君其說大學乃以致知為致良知格物為正物蓋以鄭

君兼舉善惡有所不慝耳按本記說誠意尚舉小人誠中形外之事然則格物致知

誠意君子小人盡有之本記所論依心法大體示凡事不可以偽為猶未教學者以

加功也其教學者加功則自慎獨始慎獨者誰任任其良知新建之揭良知其實乃

慎獨事新建自云慎獨即是致良知斯論最允尚非致知事也

夫鄭王二說雖異皆深達心要又不違於孔孟非大儒盡心知性者何以能道此顧

由其義當云知至而後物格於本記之文為因果相倒猶懼非作者意也余讀樂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下知字當依墨經訓接鄭云每物來則又有知非是然

後好惡形焉。云物至知知者。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也。格者來也。致者送詣也。文說物來而知詣之外有所觸。內有所受。此之謂致知在格物。受有順違。名曰好惡。是故墟墓則生哀。宗廟則生敬。孺子入井則生怵惕。少艾在前則生慕。欲精誠發於須臾。無佗念。可以奪之。此之謂誠意。佛家說五識。身外與境觸。以逮善惡成就。前後相引。略有五心。初率爾墮心。無閒引生。尋求心。決定心。此物格而知至也。決定心後。於怨住怨。於親住善。於中住捨。命之曰染淨心。於此持續。有善不善。轉命之曰等流心。此皆誠意也。格物致知。無善惡誠意。有善亦有惡矣。德潤身者。善之誠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己。若見其肺肝者。不善之誠者也。本記舉格物致知誠意。皆汎論心法。自然不待告教。不督以施功。督施功自慎。獨始猶樂記言施功。始於反躬。後儒以三者爲功。由是異論。蠡起若尋戈矛矣。若然。此三者爲不待說。今本記特揭舉。是何其辭之費邪。本記固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學治事。爲後自修。爲先自修。安出哉。溯其本於最先。則必言心法矣。導江於嶠山。導河於積石者。行視其水勢所。

從。來。非。若。下。游。之。有。浚。治。矣。且。夫。去。物。與。知。與。夫。好。惡。之。誠。者。其。心。如。頑。空。惡。固。不。起。亦。無。以。止。於。至。善。是。以。君。子。不。去。也。不。去。則。不。憚。鄭。重。言。之。也。

然。則。鄭。王。於。道。最。卓。而。非。本。記。文。旨。小。王。隨。其。文。也。於。義。無。所。取。顏。惠。之。義。或。失。則。退。或。失。則。越。溫。公。所。持。山。林。獨。往。之。道。有。在。於。是。者。於。本。記。則。倍。也。傅。子。所。舉。其。去。道。遠。矣。徽。公。所。補。其。去。道。彌。遠。矣。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章炳麟

漢人短名理。故經儒言道亦不如晚周精。至然其高義儻見雜在常論中者。遂爲宋明心學導師。鄭康成說致知在格物。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是乃本於孔子之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從是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其後王伯安爲知行合一之說。則曰知之篤實處卽行。行之精明處卽知。其於鄭義無所異也。王子雍僞作古文尙書及孔叢子。古文尙書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改治孫卿所引道經之文。而宋儒悉奉以爲準。然尙非其至者。孔叢子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微。特於儒言爲超邁。雖西海聖人何以加。是故楊敬仲終身誦之以爲不刊之論。前有謝顯道。後有王伯安。皆云心卽理。亦於此相會焉。此皆舉其犖犖大者。非若陳氏漢儒通義。毛舉碎文以相附也。夫以康成純德高行。其中宜有所得者。子雍雖寡過。子雍與司馬宣王爲婚姻。然未嘗爲謀主。其後毋丘儉稱兵。略爲景王畫策耳。世以爲助晉篡魏。則誣也。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

不。以。人。廢。言。釋。氏。因。有。貧。女。寶。珠。之。喻。豈。不。信。夫。

唐寫本尙書舜典釋文箋

吳承仕

古文尙書舜典。在逸十六篇中。絕無師說。趙岐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篇簡散滅久矣。自孔穎達撰正義。定從姚方興本。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粵若稽古訖。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並仍姚本之舊。丁晏尙書餘論曰。正義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割慎徽以下爲舜典。倡始於肅。此其明證。又曰。正義云。昔東晉之初。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多用王范之注補之。是穎達明知孔傳卽王肅注。而屢稱之曰孔傳。則惑之甚者。謹案。丁說非也。王肅尙書堯典注本。蓋與馬鄭無異。大題虞書。馬鄭王別錄。皆曰虞夏書。帝曰欽哉。馬鄭王本並無。帝曰僉曰益哉。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篇題文句同也。經典釋文序錄。稱梅頤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脊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序錄具言。王注堯典不言。王分慎徽以下爲舜典。文證甚明。其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者。蓋王注讀大麓爲大錄。故以事無不統。釋之。謂舜所領錄。卽

五典百揆四門之等故云。慎徽五典以下是也。此於割分舜典何與。丁氏不審文義。妄以大錄注文爲割分舜典之證。則幾於矯誣矣。序錄又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脣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若有粵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見行正義舜典孔傳。卽方興僞造本也。因隋人義疏之舊。襲稱孔傳云爾。陸氏釋文。作於陳至德初。方興僞文。南朝所未施用。而於孔序伏生誤合之說。又信爲實。然則取王注堯典。慎徽五典以下之注。爲舜典篇。以續孔傳。自與穎達所據異實。丁氏以舜典僞傳。多與王同。遂謂正義本用王注。而當篇如輯五瑞。同律度量衡。如西禮。歸格於藝祖。帝乃殂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五服三就。僉曰益哉。諸文傳義。並與王殊。丁氏將無說以處之矣。釋文自用王注本。與正義所據實不相應。而見行釋文。別無異義者。則宋開寶中。陳鄂等所刪也。此事自臧琳始甄明之。清末莫高窟所出唐寫尙書釋文殘卷。舜典一篇。首尾完具。都二百三十一事。以校今本。得

多百有七事。誠陸氏之舊文。而昔人所稱爲隸古定者也。杭縣吳士鑑馬敘倫皆有校釋。頗近疏闊。乃重爲考論。條列如左。堯典釋文殘卷吳校亦多未諦當別論之。

王氏注 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

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篇。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第一條篇題。

案隋書經籍志。古文尙書音一卷。徐邈撰。晉書本傳云。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是邈撰音訓。當太元十二三年。閒梅氏所上孔傳。時已行用。邈據梅本作音。故隋志題古文尙書。以別之。隋志又有豫章太守范寧注古文尙書舜典一卷。正義亦云。孔傳闕舜典。多用王范之注。補之。可證方輿僞傳。乃襍采馬王范注爲之。陸氏不從。故仍用王注。堯典本。程廷祚晚書訂疑。謂孔書行於宋元嘉以後。說亦未諦。今依舊音寫本音下奪之字。應據補。

孝 古使事。第三條書序。

案三體石經春秋僖公經。使古文作_𠄎。即古文事字。而讀爲使。集韻作_𠄎。乃古文。

隸寫之譌。吳士鑑說為六朝後起字。大非。

巖

本又作歎。古諸字。

第五條書序

案隸續錄春秋僖公經。諸字古文。說文者。別事詞也。從白。米聲。米。古文旅字。則米。即𦵏之異文。而𦵏。又𦵏之異文也。右從多者。象旌旗毛飾畫之形。諸從者聲者。從旅聲。故古文即以旅為諸。今作巖作歎。皆𦵏形隸寫之譌。鄭珍汗簡箋正謂多當為言失之。

作舜典。此下或更有舜典題者。非也。此篇既是王注。應作今文。相承以續孔傳。故亦為古字。第七條書序

案此云王注。應作今文。以續孔傳。故亦為古字。可知此篇所有古字。蓋東晉宋齊閒人。依隱梅本舊文。比度為之。乃往往與三體石經相應。則所謂隸古定者。亦非盡無據矣。

百揆

葵癸反。度也。

第十五條經文

吳士鑑曰。度也。二字用孔傳。今本闕。案梅頤所上孔傳。亡失舜典。釋文正義俱有明文。今正義所據。蓋方輿偽傳也。其與寫本釋文相應者。乃偽傳用王注。非釋文用孔傳也。吳氏於釋文與偽傳同者。並云用孔傳。到爲疏舛。

朝者

直遙反。第十九條注文、

今本釋文出來朝二字。云直遙反。案偽傳云。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疑王注亦無來字。與馬注同。今本釋文作來朝。不作朝者。則陳鄂等妄改之。俾與偽傳相應。

其應

應對之應。其又作期。第二十四條注文、

今本無此條。案偽傳云。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疑王注作各以期。應王注既從。今文說訓麓爲錄。故以陰陽和風雨時爲太平瑞應之事。猶緯書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矣。

之行

下孟反。第二十六條注文、

吳士鑑曰。今本闕此條。孔傳亦無之行二字。疑傳文明舜之德合於天。元朗所見本作明舜之行也。案吳說近是。然釋文自據王注作音。吳謂元朗所見本云云。似謂陸氏亦據孔傳。但與見行正義本異耳。則惑之甚者。

爲我 丁僞反。第三十一條、注文、

案僞傳無爲我連文者。此出爲我不審於王注云何。丁僞反。丁當爲于。傳寫失之。

女陟 古文作陟。第三十二條、經文、

案說文陟。古文作陟。三體石經君奭。禮陟配天。古文作陟。可知造舜典古文者。據石經不據說文。

勗祖 古文祖字。古示邊多作瓜。後仿此。王云。文祖。唐名也。馬云。文者。天也。天爲文。万物之祖。故曰文祖。

案勗。祖。當爲彪。祖。作勿。作瓜。皆隸書轉寫之失。後來集韻古文四聲韻等。每以隸體作古籀。而形聲多有不可說者。疑皆據尙書隸古定本爲之。

渾天 胡門反第三十九條、注、文、下同、嬴 音盈第四十條、縮 所六反第四十條、以重 直

用反第四十條、二條、

今本無此四條。吳士鑑曰。孔疏引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又曰。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又曰。知其政是與否。重已之事也。疑釋文所用王注。亦引馬義。故並爲作音。否則後人爲孔疏之音訓。羸入釋文之中。非元朗原本也。吳說止此案此四條。蓋王注承用馬義釋文爲之作音。宋人以釋文比附。僞傳故妄刪之。吳氏頗疑後人爲孔疏音訓。羸入釋文。則誤甚矣。尋唐人所撰正義。本自單行。即音義亦別自爲書。不與經傳相附。下及宋代。猶有單疏之本。岳珂經傳沿革例所稱建本。則見行注疏所自出也。此卷既是唐人所寫。無緣摭拾僞傳之正義。羸入王注之釋文。一也。音聲訓詁。自關學術。非可造次苟爲。取充篇幅已也。唐人卷軸亦多出自寫官。義非之作文。所克堪二也。見行正義所引經典舊文。馬鄭遺說。須俟訓釋始能了知者多矣。何意一切棄捐而獨就此數言爲下反語。揆度情實。斯不

然矣。三也。堯典用孔傳。陸孔二家所同。舜典陸用王注。孔用姚傳。故釋文所出。問為正義本所無。今得唐寫本證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也。如以後人為正義音釋。屢入釋文。何以堯典殘卷絕無此事。文證不遠。而吳氏瞠若未睹。誠為疏略四也。吳氏又云。釋文作於貞觀癸卯十七年。孔氏正義先一年告成。永徽四年。又加刪定。疑元朗撰此書時。釋文未必頒行。乃此本已為之作音訓。或者增竄附益。出自後人。此未敢臆斷也。校語自序今案癸卯之歲。為陳至德元年。下距永徽蓋已六十餘載。說詳經籍舊音片錄既無追撰音訓之理。亦無後來增竄之事情狀。昭著如是。何以得此言乎。

肆 音四。王云。次也。馬云。故也。第四十三條經文

今本闕此條。吳士鑑曰。表記安肆。日偷注肆。猶放恣也。疑王云次也。次當為恣之脫文。案封禪書公羊傳注。並引作遂。偽傳肆。遂也。王注肆。次也。皆以聲訓也。安肆日偷。鄭訓為恣。肆類上帝。王訓為次。望文為訓。無取旁通。苟如吳氏所言。放恣而

類。於。上。帝。是。何。物。語。邪。又。王。鳴。盛。後。案。據。洞。簫。賦。李。善。注。引。王。注。尙。書。云。肆。緩。也。
此。乃。肯。災。肆。赦。注。文。於。此。無。施。後。案。誤。引。





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續

章炳麟

第六書

親齋足下。連接兩書。太宗實錄穆宗神宗實錄皆悉矣。左衛建置。實錄雖略其文。而會典明書永樂十年。是卽有據。其中世系。雖無明文爲證。然觀凡察李滿住同以逢吉爲叔。則知左衛與本衛實一家也。以事度之。左衛必由阿哈出之後分出。恐凡李同祖阿哈出爲同堂兄弟耳。王杲事難得證明。其時右衛尙有台恭。左衛尙有撒哈荅柳尙等。而三朝遼事實錄。又載三衛敕書。爲王杲與鵝頭勒勒把督分領。則頭目正多。難一一攷其世系矣。明會典土官許以妻及壻襲。壻固異姓。妻亦未必不改適。於此則有異姓繼職者矣。然果能攷世宗實錄更好。拙著大致已成。原彙約一萬四千字。補入實錄。又增四千餘字。足下于此。助我不淺。原書所引明人舊籍原刊。凡十二三種。或篋中所有。或借鈔。借鈔者必書其名姓地址。足下此舉。更特別言之。來書云。盡寫實錄中建州事。不過二十萬言。此亦易舉。已函屬家兄。但浙中正驚風鶴。一

時恐難決耳。章炳麟頓首。八月二十四日。

第七書

親齋足下。擾攘中。又得寄鈔世宗實錄。雖他事難知。而卜哈禿於嘉靖三十一年尙在。則亦一異事。計其年近百歲矣。清官書稱范察再傳至肇祖原皇帝。按英憲兩朝實錄。則納郎哈先嗣右衛。爲都督同知。後與董山同誅。無子。而以叔父卜哈禿襲。然則納郎哈必范察之孫。以孫嗣祖。卜哈禿必范察之庶子。以叔嗣姪。納郎哈既無子。則范察肇祖閒闕名一世者。卽卜哈禿也。計其襲職八十年。年近百歲。子孫皆已長。老以祖父在。不得爲大曾。故肇祖興祖輩中朝不聞其名也。據東夷攷略。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爲右衛都指揮。去三十一年。卜哈禿入朝時。才五年耳。此則卜哈禿歿後。王杲承之無疑。然王杲子阿台。娶景祖孫女。縱使夷狄之俗。婚不避宗。王杲若爲卜哈禿孫。則於景祖爲從父。若爲卜哈禿曾孫。亦於景祖爲兄弟。此據肇祖至太祖四世之說。除去充善錫寶齊篇古不數。阿台非景祖兄弟。卽爲其姪。似不當以孫女妻之。此事可疑。故意王

杲雖承卜哈禿。未必卽其族姓。明會典載土官無子弟。其妻或壻爲夷民信服者。許令襲職。其制亦或推行於東夷。王杲或其家之壻。但未知昭穆容有異姓襲職之事。世宗實錄。既可窺尋。于嘉靖三十一年後至三十六年檢之。容有王杲迹也。再者隆慶時。有右衛都督安台失。萬歷時有右衛都督同知台恭。此皆尊官。亦不知其所出。而其時清太祖已生。當知其詳。清官書乃一概闕之。信可嗤矣。

女真之先爲挹婁。勿吉。靺鞨。明代書悉作此語。足下意滿洲卽靺鞨轉音。其實王制正義引東夷傳。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滿飾與滿珠音更近。但鄙人所以不敢附會者。則以金世已無其稱。不得至明末復有之。明人書亦無稱建州女真爲滿洲者。故據滿洲源流攷。謂西藏獻書稱曼殊師利大皇帝。鴻號肇稱實本。諸此爲塙證。其名既自番僧與之。則太祖初建國時。尙無此名可知也。唯曼殊師利譯言妙吉祥。西藏所稱本爲尊號。猶此土言聖神文武皇帝耳。建夷不知文義。所任范文程輩亦皆鄙陋儒不識西藏所稱之意。竟以曼殊爲其部族之名。大可

笑也。章炳麟頓首九月十日。

第八書

親齋足下。承鈔唐邦治君清室四譜來示以猛可帖木兒爲孟特穆。僕與友人陳佩忍。已有此疑。以董山爲充善。以脫羅爲妥羅。聲皆相似。其比合亦巧矣。然如是則清不出范察而出猛可帖木兒。此一大疑事。卽猛可帖木兒三子。童倉、董山、阿古悉也。孟特穆二子。充善、褚宴也。童倉爲董山之兄。則充善不得爲長子。而童山之名。於褚宴。又不相會。則支離愈甚矣。按清實錄自述世系云。肇祖生充善。充善生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興祖。興祖生景祖。景祖生顯祖。顯祖生太祖。是肇祖去太祖六世也。而崇德順治兩次追王及今永陵葬處。皆祇肇興景顯。而無充善錫寶齊篇古。順治追王時有告天地文。竟稱肇祖爲太祖之高祖。與前相去六世之謙不同。竊意太祖以前本無文字。謙牒不具。以口耳相傳。妄取充善錫寶齊篇古置肇興二祖。聞天聰初修太祖實錄。因之崇德以後。悟其非。是又更訂正。故祇爲四世。夫文字或難徵。

信而山陵則形迹皎然固宜以四世爲定充善之爲董山妥羅之爲脫羅容或近之要之以此二人置肇祖後則必崇德以前傳聞之誤也蓋孟特穆於猛可帖木兒爲從孫而其音相似是以清人先有此誤今則不得不據陵墓追王之迹以正之矣明實錄所謂納郎哈者于天順成化間領右衛此則范察之後也納郎哈既誅無子以其叔卜哈禿襲然則納郎哈爲范察嫡孫而卜哈禿爲范察庶子何以徵之天都山臣建州女真攷葉向高女真攷茅瑞徵東夷攷略皆云董山誅後其後與凡察後皆得襲則卜哈禿斷爲凡察後也卜哈禿自成化六年襲職至嘉靖三十一年猶在職八十三年年近百歲其子則肇祖也據清實錄范察孫傳至肇祖之說孫則興祖也而父祖在時年已長老未嘗當方面爲大酋或先其父祖而卒是以中朝無聞焉僕所攷證如此似較唐君爲塙矣

再范察自朝鮮歸與董山爭印卒分左右衛其人渴于權藉如此必不隱身以終范察先與兄猛可帖木兒同處赫圖阿刺非其孫孟穆特始居之此皆清舊史之誤惟

其以范察爲祖。斷不可易。以清所謂猛可帖木兒者。卽左衛始封之人。其與阿哈出本是一家。何以知之。明實錄載。凡察。李滿住。同以逢吉爲叔。則猛凡與李滿住當是同堂兄弟。而猛凡之父。當與釋家奴爲同產。則阿哈出爲兩方之祖。如或少疏。亦必同族也。

蘇子河者。據清一統志。在興京城北半里。非蘇克蘇濟河也。承仕按此駁唐邦治清室四譜說。蘇克

蘇濟乃夷語。譯言魚鷹。蘇子河。則漢語。漢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有南蘇水。是也。高

句驪城舊迹。今興京尙有之。則興京正漢高句驪縣。爲玄菟郡治也。竈突山。卽呼蘭

哈達。請語竈突曰呼蘭。峯曰哈達。唐君說是一統志。興京有烟筒山。石烟筒山。煙筒卽竈突。古今

異名而義一也。今興京烟筒山。土俗語仍然。章炳麟白。九月十二日。

來書謂賧爲等之古文。此說甚塢。等訓所依據。扩象倚著形。倚著與依據一也。僕於

石經古文所不了者數事。得君發明。此一事。渙若冰解矣。炳麟又白。

尙書多士。有命曰。割殷。君奭有殷。新出三體石經篆隸作殷。古文作賧。承仕謂賧。

爲。等。之。古。文。左。从。廌。右。从。廾。廾。兩。手。有。所。依。據。故。爲。安。廾。小。篆。省。廌。作。工。變。廌。爲。𠄎。𠄎。籒。簡。異。耳。石。經。古。文。筆。法。起。訖。纖。削。中。間。甚。巖。𠄎。廾。等。形。皆。有。中。斷。之。勢。廾。字。廾。形。作。廾。故。難。瞭。也。承。仕。爲。先。生。繙。檢。明。實。錄。並。以。此。義。相。質。故。復。書。及。之。

承仕附記九月十九日



荀子正名篇詁釋續

劉念親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

驗之所以爲有名。以字當從王引之說刪。見侮不辱。宋榮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楊注。未聞其說。又曰。似莊子之意。案墨子大取有曰。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疑當時詭辯者流。因世俗恒言聖人愛人。遂執人已立別。以相非難。故墨荀俱辯之。殺盜非殺人也。並見墨子小取。

案宋榮子言。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荀子謂鬪與不鬪。不在辱之與不辱。乃在於惡之與不惡。宋榮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說必不行。見天論篇 韓

子之意。蓋辱與惡異事。故異名。異名故異效也。循不辱之事。不必得不鬪之效。非

以言授事。以事責功。故是名家言。而曰不辱使人不鬪。辱惡兩名相汨。是以此名僭彼名也。己與

盜爲別名。人則其共名。愛人而已在其中。殺盜而人去其一。今日愛人不愛己。殺

盜非殺人。是以別名疑其名也。故曰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所為有名者以別同異。舉其異則極辨析而不可亂。舉其同則盛包函而不相排。察不辱者仍有鬪察愛人者不賊已。察殺盜者非縛獸束茅而斷之。是驗其所為有名而觀其執行

也。墨子小取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案盜函於人之中，譬有萬人之國於此，有盜者千，盜誠多矣，然非於萬之外加多也，故曰多盜非多人也，可為盜者無一，盜信無矣，然非於萬之內加少也，故曰無盜非無人也，可別盜於人，則盜不周於人，故曰惡多盜非惡多人，欲無盜非欲無人也，可曰愛盜非愛人，不愛盜非不愛人也，亦可殺一盜，則人中去其一人，殺十盜，則人中去其十人，故曰殺盜非殺人也，則未可別盜於人者，以其業言，同盜於人者，以其實言，以其業之異，沒其實也，亦可，如此推論，必有誤也，一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無以同異。無字當從王引之說刪。山淵平。莊子天下作山與澤平。蓋本惠施之言。而荀莊述之。小有同異也。情欲寡。宋榮子之言。見正論篇。莊見莊芻豢兩句。楊注

云墨子之說。案墨子非樂曰。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又曰。非以撻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又節用中曰。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此九

字從孫詒讓校增

聖王弗爲。是墨子非以大鐘爲不樂。芻豢爲不甘。第謂其不加於民利。

耳。疑謂不加樂不加甘。爲習墨之徒。變本加厲而爲是言。非墨子本有是說。

調猶相得也。

見詩車攻弓矢既調箋

登高者不降於淵。挹深者不陟在巘。賞不以殺。損罰不

以富厚。

二句見正論篇

黃鐘與瓦缶閒奏。則人樂黃鐘。梁肉與藜藿並陳。則人甘梁肉。此

驗之所緣。以同異觀其孰調也。名以檢形。定事。

見尹文子大道上

山澤情欲。大鐘芻豢。實

也。平寡不加樂。不加甘。況謂之名也。執此。況謂之名。驗彼形。事之實。以檢。則恃以

定。則反是。謂寄實於非名。故曰。惑於用實。以亂名。

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恃其所辭。

則能禁之矣。

楊注。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案墨子經說上。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矢過楹。
矢、舊作夫、此從王引之校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疑卽此非而謁楹所自出。矢之
篆文作𠄎似而字。此誤作而、猶墨經誤作夫、過之篆文作過。似謁字。兩字疑皆涉漫漶形似而
誤。非飛古字通。若矢過楹。孫貽讓問詁引莊子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爲
說疑此非矢亦鏃矢之疾之意。又墨經說下。牛不二。馬不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
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卽此有牛馬非馬也。所自出。孫貽讓引以證彼。是也。釋
非矢過楹句。不得荀子引說之意。

曰牛馬者。異名並舉也。馬則其並舉中一偏之實。謂牛馬非惟馬也可。謂非馬也
則有不可。蓋以並舉之名。沒一偏之實矣。故曰此惑於用名以亂實也。名約者。名
必應實。曰牛馬。則固有牛有馬也。譬牛馬同羣。並鬻於市。來買馬者。必不彼拒也。
今日牛馬非馬。是其所辭。今不拒買馬。是其所受。是謂以其所受。悖其所辭。韓非
子外儲說左上。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

過關則顧白馬之賦。

白字疑涉上而衍

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

一人。此亦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之意。

又墨經說下有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

也。未可。則或可。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案或也。者。不盡也。或可。不可。猶言有可有不可。曰牛馬牛也。有不可。亦有可也。故曰牛馬牛也。未可者。亦不可。釋此則與牛馬非牛非馬義有出入。梁任公墨經校釋謂經說非出自一人。且未必出自一時代是也。曰牛馬非牛也。有未可。則曰牛馬非馬也。有不可。無難矣。又曰牛馬非牛非馬。夫既用非牛非馬。究為何物耶。此愈不足。以明也。如曰牛馬牛馬也。則明矣。蓋用肯定與用否定異宜也。墨子大取小取。經上下經說上下諸篇。俱為正名之作。而荀辯說時與立異。此條與上文殺盜非殺人。也。節尤為顯著。因申衍荀義。故以細字附識於各本條。詁釋下。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分。形名之分。莊子天道曰。形名已明。因任次之。因任已明。原省次之。原省已明。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賞罰次之。明君惟明形名之分。則邪說辟言不能惑。因任者是

也。離道者非也。非則以罰隨之矣。不與辨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執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

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

辨執當從廬文昭校作辨說。既言臨之以執，不得言辨執惡用也。

一。猶整齊也。故謂所以然也。道者治之經理。見下文經理者條貫分理也。明其同者

而同之。則條貫得。明其異者而異之。則分理得。而同異由於所緣。民之天官同。則

所緣以同。異同命物同。異因其所緣。則民之從之也。輕故曰民易。一以道也。然所

為有名。祇是以明貴賤。別同異。而名初無固宜。無固實。何由制名。命物之始。此實

必表以此名。此名必加於此實。則其故不可共喻也。故曰不可與共故。執位也。禮記

禮運在勢者去。鄭注勢勢位也。章明也。辨說惡用。則章之以論之。論當讀倫。倫論聲義均通。釋名。

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論皆讀倫。是其證。倫倫類也。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形以禁之。故辨說也。

辨說皆起於不得已。民聽不惑。則辨說可勿用也。聖王既沒。名守慢弛。姦言起而

無以止之。民多疑炫。手足靡措。故辨說不可以已。所以不愈辨說而愈亂者。為能

驗之所為有名。驗之所緣以同異。驗之名約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

命名也。期要也。說說其同然者也。辨辨其不然者也。實無名則不喻。故從而命之。名無定則不喻。故從而要之。四足而角者謂之牛。此命之也。或謂之牛。或不謂之牛。仍不可以互喻。乃從而相要以謂之牛。此期之也。此約定俗成之所由也。於所期要。仍有不喻。則從而援其同然者以說之。於所援說。仍有不喻。則從而舉其不然者以辨之。若是則同異交得名。定實辨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故曰用之大文。王業之始。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楊注文辭案釋名。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楊注是也。晉語吾不如衰之文也。楚語則文詠物以行之。章注並同。麗耦也。名聞而實喻。不失其用。累以成文。不

失其耦。是謂用麗俱得。

名者。所以期累實也。

楊注。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又出或曰累實當為異實。案皆非也。期累實。與下論一意對文。累者。非一之詞。漢書食貨志上。庶人之富者累鉅萬。注。累者兼數。非止一也。單言則曰累。重言則曰累累。累實猶言累累之實也。名無固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故名也者。所以期要字內累累之實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

王念孫曰。論當為諭字之誤。案解蔽篇。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與辭對舉。似此論字不誤。論猶說也。文選西京賦不可勝論。辭注論說也。辭即累而成文之文。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

楊注云。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六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是其例。謝校

本玉集解本六皆作亡。疑六誤作七。又誤作亡。舊本刊沿。偶疏檢校。名。以期累實。辭。以論一意。此又別名與辭之用也。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

動靜兩字。不得其解。楊注。動靜是非也。考故訓。動靜無詮。以是非者。此動字疑當訓變。變反也。列子仲尼。回能仁而不能反。注。反。變也。顏氏家訓雜藝。言反為變。靜有貞訓。貞正也。動靜猶言正變。言正反歟。說者舉其同然者以明是。從其正者以喻也。辨者舉其不然者以明是。從其反者以喻也。而皆以明是。故曰不異實名。異實名者無辨說。如一曰堯聖也。一曰桀非聖也。則辨說無由生。堯與桀固異實名也。

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言由名致。見墨經說上故期命為辨說之用。

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象通作相。猶名象亦作名相。道讀導。相導與下工宰對文。相導以傳言。辨說以達意。似之。故曰心之相導也。楊注。辨說為心。想象之道。非是。又案象或即象譯之象。象導仍與下工宰為對。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心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為職。故曰道之工宰。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

道立於一。化爲萬。經條貫也。理分理也。一則有其條貫。萬則有其分理。條貫得則同焉而不亂。分理得則別焉而不爭。故道爲治之經理。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

說言說也。辭文辭也。王念孫曰。請讀爲情。質本也。案質亦訓誠。左傳襄公九年。要盟無質。服注。質誠也。

也。言正其名。以期要之。誠其情。以喻曉之。王念孫曰。情實也。情卽是實。實與名正相對。案本篇名實對舉者。皆質言名實。

不應此獨迂曲。以情作實。故不取其訓。過失也。辨異得其所。以異是謂不失。推類得其所。以類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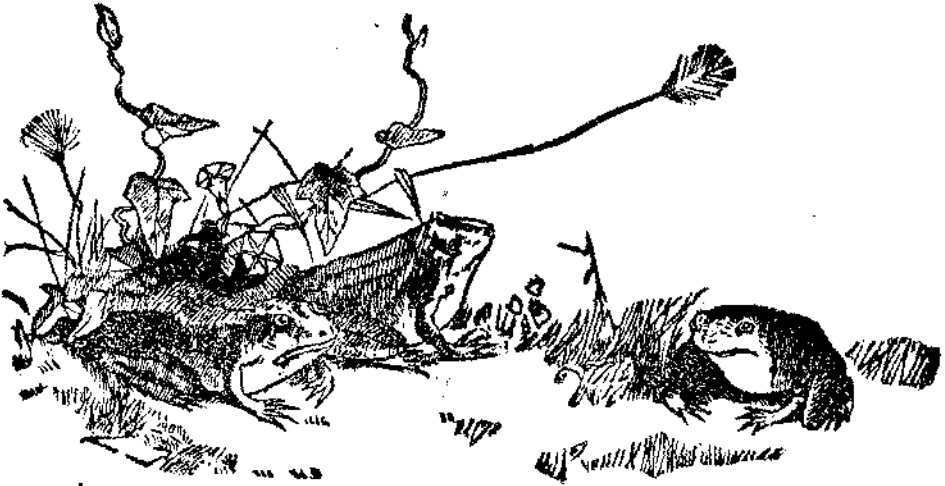
不悖。文者所以分物也。見鶡冠子泰錄故所以然也。聽則稽合其所以分之文。辨則究盡

其所以然之故。竄容也。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顛顛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

爲網。此之謂也。

窮。當從俞樾說。讀爲躬。詩大雅卷阿之六章也。毛傳。顛顛。溫貌。卬卬。盛貌。陳奐詩
毛氏傳疏引此云。無奮矜之容。無伐德之色。卽經之所謂顛顛。傳之所謂溫貌也。
有兼聽之明。有兼覆之德。卽經之所謂卬卬。傳之所謂盛貌也。案小雅蓼蕭毛傳。
豈樂也。弟易也。此豈弟君子。亦喻聖人之樂易。有辨說而無矜伐也。



刑律平議

但 燾

法者。銜。轡。也。期。不。奔。軼。爲。患。而。已。矣。因。乎。時。勢。準。乎。國。情。求。其。當。而。已。矣。中。夏。之。有。律。若。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今。雖。不。可。鈎。考。然。自。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來。其。部。居。體。號。雖。代。有。損。益。而。明。刑。弼。教。之。宏。規。燦。然。具。備。凡。民。商。行。政。軍。事。及。一。切。公。私。法。例。舉。包。容。於。刑。法。之。中。而。捕。亡。斷。獄。之。章。則。爲。利。施。行。督。促。而。置。者。也。特。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非。所。語。於。無。知。妄。作。者。耳。今。所。沿。襲。之。刑。法。由。沈。家。本。與。同。僚。及。日。本。岡。田。朝。太。郎。撰。進。沈。氏。官。刑。曹。久。雖。爛。故。事。而。不。甚。曉。法。意。又。爲。新。學。後。生。所。刼。制。不。敢。聲。言。其。非。諸。所。撰。次。比。附。祇。誑。惑。遠。人。關。塞。難。者。之。口。中。律。所。有。而。外。律。所。無。者。蠲。之。惟。力。外。律。所。有。而。中。律。所。無。者。承。之。不。改。取。舍。如。斯。非。所。以。建。立。良。制。便。安。齊。民。也。法。律。館。第。二。次。修。正。理。由。書。不。過。鈎。撫。微。細。毛。舉。數。事。以。自。銜。異。其。建。類。分。部。憑。臆。改。作。較。之。原。案。凌。亂。失。次。殆。又。過。之。余。暇。取。對。校。先。於。其。不。識。法。意。戾。古。病。時。之。大。端。理。正。若。干。事。繼。茲。將。分。章。鈎。析。茲。篇。其。發。端。耳。

自來律之作述。多爲開創之君相。如唐律成於唐太宗房玄齡長孫無忌等。明律成於太祖李善

長劉基陶安等襄其事者皆一時妙選。監古立制成一代之準。則其於人情法理之變。擅幽極微。非苟爲塗比。取充篇章也。沈氏承命秉筆。果有當於前所云否耶。沈氏之奏上新律於清廷也。直以爲律朝頒而外人夕受。鈐制後茲。國際會盟不難躋我於強大之間。而當時朝野痛心之民教糾紛。可應時消弭。斯實沈氏所豔稱於清后主之前者。可覆按也。沈氏所持改制之旨趣。若此。清之君臣亦爲所歆動。誠可謂愚且妄者矣。清乾隆八年。澳門外人嘔嚙。噓刃斃民人陳輝於案。經兩廣總督奏依犯人本國法處以絞刑。著爲例。又乾隆四十六年。法蘭西水手啞嘍致傷大西洋人啞嘍喇一案。所司奏請夷人致死夷人。卽於犯事地方依夷法處死。見清律例統纂與蒙古人犯罪。治以蒙古法者同。未嘗修改律文以就之也。沈氏寧不聞之。毋亦習受岡田稱述日本改制以約束外人之已事。翻然欲效之耶。日本法令舊師隋唐。蓋震其國力強盛。又歆慕其文物衣冠之美。急欲與之俱化。猶今之慕遠西也。我國廣土衆民。立綱陳紀。自治冠帶之族。歷祀數千。律令格式。卓然成一統系。就隋唐之所遺。因流溯源。絜長補短。雖比美前躅。可也。何所瞻顧而效日本之狐媚哉。日本之屈外人。由其國力非徒乞靈於令甲也。尋刑律之尤繆戾。亟當正者有數端焉。一曰。屈中就外也。沈氏筆削之際。旣懷一期約外人廢棄領事審判權之成見。故於中律不惜削足適履。

取悅外人。五刑之中。獨除死罪。中之凌遲斬二酷刑是矣。而其存徒而削軍流。則不審時勢。國情之過也。中夏以農立國。民不樂輕去其鄉。故姦宄屏息而獄。犴清簡。外人重商。民輕轉徙。豪強兼併之禍烈。我宜引以爲誠。奚可蹈其覆轍哉。徒刑在漢爲城旦舂。然平準法除後。囹圄患滿。瘐死者衆。而復肉刑之議起矣。後世不得已。分置於驛。傳徒隸困辱之。清季廢驛。傳各地法院。僅見於省會商埠。苟不輔之以軍流之制。各縣舊時禁獄狹隘。不可容習藝所。又限於費。猝難觀成。乃以着守所充之。民直以爲鬼門生塚耳。況軍流之制。施之舊時。所謂兇惡棍徒。枉法官吏。猶不失懲創之效也。沈氏又嘗以易科罰金擬前代之贖刑矣。然往時之贖刑。有用銅鐵黃白金者。有用鈔者。有用穀米布帛者。必擇其地。其時之所易求。民之所常有者。而徵之不責所無。今悉索銀幣。民有鬻妻易子以求之耳。昔日贖刑重要者。取自上裁。非如今日以易科之權委之法吏也。而徒流之外。復有遷徙安置充軍之法。何乃不獲與徒刑并置也。將謂留以入於行政處分乎。則拘留罰金亦行政處分也。胡反入之刑律耶。夫刑律之採徒刑。固將以困辱之。而生其改過遷善之念。與前代立法之意無異也。而又不效。發驛故事。分置於公道局。清道局。鐵路郵政各處。而使之叢集於污穢暗室中。死亡枕藉。又何說也。今刑律草於岡田。大體取法日本。刑等罪次。亦多相合。然日

本舊刑法有徒流之刑。蓋取法於中夏者。徒刑遣往島地服勞役。婦女免其發遣。在內地服懲役。流罪則施之國事犯。幽閉於島地。經五年後。得以行政處分。限地居住。與唐宋之編管略同。其後新刑法廢徒流兩刑。易爲懲役禁錮。均不發遣。日本新刑法之公布。在舊刑法施行後三十年。監獄日趨完備。國事大定。且商工之局已成。內地土密而生齒稠。民以轉徙爲樂。非島地所能棲止。其舍中制而從西制。固計之得者。我則自有法度。何事因人張弛耶。此屈中就外之弊所當革者一也。一曰非中非外也。中夏禮與法相爲表裏。出乎禮者入乎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班固曰。禮樂所以養人。過乎禮樂。是過而養人。刑罰所以害人。過乎刑罰。是過而害人。劉向曰。教化所持以爲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沈氏於姦非之罪。倣各國之例。蠲削無夫姦。謂姦非之罪。惟禮教輿論足以防閑之。而修正草案於無夫姦相姦者。未滿二十歲。雖和亦科以刑。曰免趨極端也。夫沈氏果確信禮教輿論之力。可防閑淫行。則於無夫姦之刑。當存而不當削。何則。中夏之律。固淵源於禮教。而與外律有別者也。是故鍾律有五聲。十二律。而律令亦有五刑。十二篇。鍾律以和天下之聲。律令以禁天下之奸。是樂與刑相通之證也。五禮有三千之威儀。而五刑之科條。亦爲三千。出於禮者入於刑。出於刑者入於禮。此禮與刑

相通之證也。禮樂之過長奸而生亂。於是刑罰起焉。本末先後不可誣也。沈氏欲徑取法外制。則當云禮教輿論各治其部。居不容雜。糅可耳。安用飾禮教輿論以爲干櫓哉。修正案無夫姦之罪。未滿二十歲者處刑。謂其尊重禮教乎。何以二十歲未滿既滿一罰一不問。將母未滿二十歲者。禮教之神。朝夕降臨。昭察於其人之身。而罪不可道乎。且刑律犯罪責任年齡爲滿十六歲。何於和姦獨設變例也。姦非罪。唐入於雜律。明清律別爲一篇。刑律姦非及重婚罪亦別爲一章。揆之中外法制大略相同。而修正案易爲妨害風化罪。謂草案第二百九十二條販賣淫書淫畫罪。不得名之爲姦非及重婚。當日定姦非之罪名。乃以姦之外尙有餘事。販賣淫書淫畫者雖不可云姦。何不可曰非。况姦非及重婚之科刑固不徒以其妨害風化。如僅以妨害風化論。併販賣淫書淫畫罪入之。則違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七條之罪。如演唱淫詞淫戲者。當入之妨害風化罪。而暗娼賣姦或代媒合及容止者。當入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矣。同章游蕩不事正業者。爲妨害家庭之罪。無故攜帶兇器。僧道惡化及江湖惡丐索強錢物者。又皆有善。良風俗。卽謂之妨害風化。可也。而同法第三十六條於道路裸裎者。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於廁所外便溺者。何一不可連類而及入於妨礙風化章。以法吏而兼警吏之職。其於維持風化裨益必宏。不審修正者亦以爲

有當焉否也。刑律有褻瀆祀典及發掘墳墓罪。凡對於壇廟寺觀墳墓及其他禮拜所有公然不敬之行爲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留或一百元以下之罰金。與日本舊刑法第六章妨害風俗罪第二百六十一條對校。易神廟佛堂爲壇廟寺觀。而壇廟寺觀指列在祀典者而言。獨於墳墓不設裁別。夫外人行公墓之制。公墓所在卽爲遊觀之所。與公園無異。觀瞻所係風紀攸關。不敬有罰。宜也。中夏叢葬成俗。江浙省會外縣附郭之地。荒塚纍纍。牛羊躡踐。牧僮樵夫。出沒其間。能一一科以不敬之罪乎。諸若此類。求之中律無故事。求之外律雖有其事情狀。迥別風俗各殊。且日本但有神廟佛堂禮拜所。刑律益以墳墓謂爲善法。外人外人之承也。此非中非外之弊所當革者二也。一曰非新非舊也。此其害生於屈中就外之一念。舉一例以明之。沈氏見外人有律無正條不爲罪之文。大喜過望。著之於律。而以中夏之比附爲非。不知中國刑罰法有明定以爲立一法當信之。如四時執之。如金石不當任法吏高下在心。出沒由手也。然刑書有限而情故多方。則不得不別爲創制。唐有律令格式。宋有勅令格式。明清因事起例。皆所以通定法之窮而權宜設制也。歷代疑讞。皆決於廷尉大理。甚者集朝臣論辨。取決人主。清律總類有比引律條之文明示律無正條。許比引科斷之例。如發賣豬羊肉灌水。及米麥插和沙土和賣者。比依客商將官鹽。

挿和沙土和賣律。男女定婚。未曾過門。私下通姦。比依子孫違犯教令律之類。又皆預示準繩。今採用外人律無正條不爲罪之文。又無外人之單行法。補充條例。判決錄等以救其窮。使良民不得受法之惠。奸民易於脫卸。而法吏得藉此以規卸責任。良民含冤。曰法冤之也。非我也。奸民漏網。曰法漏之也。非我也。果若是。刻木爲吏足矣。非立法於涼。有以階之厲哉。是故觀刑律及修正草案條文。雖具而輔助應用施行之法規故事。如外人之單行條例。補充法。判決例。中夏之律。令格式。決事比。成例者。無有也。又官私法校課程。不列唐宋明清律。一切章奏故事。無論矣。今日之學子。他日之立法司直者。於是乎出。以若是之人而參立法司直之任。與任客卿何異。况其博洽諳練。又非客卿之比乎。此非新非舊之弊所當革者三也。一曰任人太過也。中夏舊律。偏於任法外律。偏於任人。非執中之道也。中律同一殺人。也有謀殺。故殺。劫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之分。同一贓也。有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財物。坐贓論之別。笞杖大小有成。法斷笞斷杖有定數。罪刑之大小。科刑之輕重。明著律文。又取歷年章奏之有關罪名者。彙爲現行條例。班下所司。加重減輕。及疑讞。取裁於上。大要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爲也。漢時律令凡二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

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遍觀。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吏因緣爲市。所欲活者。傅生議。所欲陷者。予死比。明清因事起例。其弊也。例多而法吏不能省。於是胥吏乃得窟宅其中。以操生殺予奪之柄。清末主新政者。蠲舊律檢制之法。去胥吏舉昔日刑之加減大權。操之人主者。一予之法吏執行之際。又得猶豫。刑期權放出獄。在行政上。行政首長有減刑之權。而無加重之權。法吏則兼而有之。授以生殺予奪之柄。而不爲之防。昔之捕亡斷獄諸篇。及處分則例。悉蠲除之。務盡刑事以國家爲原告。由檢察官起訴。未置法院地。代以縣知事。實則刑事悉由被害人親族告發。其刑事犯人以私和或被害人親族因循不舉發而漏網者。居其泰半。緝捕之權。隸於行政。法吏之力。有所不逮。行政官以考成不及。瞠目無覩。而讞獄又無失入失出之罰。論者謂新法。行而無循吏。非今人不古。若也由今之法。墜人志趣。使人樂於苟安。從衆而艱於出法。以利民濟物也。此任人太過之弊。所當革者四也。一曰重貨財而輕身體自由也。章太炎先生曰。刑法者草昧之世。蚩尤九黎之所制。所知不過財幣器用。以其他爲微末。且交相盜取。則捕戮爲最嚴。晉元帝時。廷尉衛展請復肉刑。詔內外通議。王導賀循等議。今盜者竊人之財。姦者淫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別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

太炎先生謂末代之法。盜或與殺人者同辟。滅齊乃與傷人致死等。猶在折傷人略人誘人上。是重視人之所有。而輕視人之體與權與親。於其所有者。又重視其偏失而輕視其全失。與王導賀循等所見略同。唐治強盜律與鬪毆殺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等。而校爲部曲者及折傷人誘人者爲重。明清律治強盜律與謀殺人故殺人等。校鬪毆殺人折傷人略人誘人爲輕。修正案以虜人勒贖入於恐嚇罪。而不以略誘和誘爲科刑輕重之準則。意圖營利者。刑律科刑至無期徒刑。而修正案則限於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移送被誘人至國外者。原案至死刑。修正案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何以保刑罰之權衡哉。恐修正案者。產自粵東。以此爲尋常營業。爾不然。何其爲販賣猪仔者。留餘地也。且畧者。本虜掠之謂。以暴力劫制人。與戰時之虜敵無異。何云誘也。漢書功臣表。曲逆嗣侯陳何坐掠人妻棄市。春秋左傳集解。不以道取爲略。旣略何得云誘。唐律略人略賣人文顯而義豁。自疏義以略人爲設方略而取之。略賣人爲設方略而賣之。於律註不和爲略之義。爲不可通。明清律及刑律均仍訛不覺。唐律諸略奴婢者。以強盜論。和誘者。以竊盜論。蓋竊盜與虜略。誘拐前者。害僅及於財產。而後者。害及於身體。自由日本舊刑法。設對於身體財產。章有略取誘拐幼者之罪一節。略取與誘拐。厥罪均。而其科刑以被害者之年齡爲差。略取誘拐十

二歲未滿之男女。與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而交付外人者。一則處二年以上之禁錮。一則處輕禁錮。新刑法僅科二年以上之輕懲役。而無年齡之差。今吾法律館之修正案。襲其意以改易原案。又以日法略取與誘拐。分別科刑。因謂原案略誘和誘異刑之非。不識原案之特爲區別者。固有沿革之可言。而修正案諸子於唐律此篇。或未之見也。夫日本取法遠西。其國略人及買賣人之事。已不數見。又以商立國風俗。畸重貨賄。因俗爲制。亦難深咎。中夏命盜姦拐之罪。科刑夙重。而販賣人口出海之事。沿海諸省被禍尤烈。明律已有將人軍器出境下海者絞之文。清律不分首重。均得處以死刑。修正案師日本重貨財輕身體權利之習。而又加甚。爲護持商務。特制妨害商務罪章。於妨害販賣穀類種子肥料者。科五年以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罰金。又於僞造影射商標。亦分別科刑。而於工人之傭直及工場衛生之設備不之及也。唐律保護農民之文。如占田過限。毀伐樹木。稼穡者。準盜論。食田園瓜果者。坐贓論。諸占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之類。未嘗不可師其意。別爲律文。卽清律之賦役不均。任所典賣田宅。可入於官吏瀆職罪。而把持行市器用布絹。不如法市司評物價。諸條。可酌入於妨害商業罪。又前代有熱審減刑。存留養親之制。前者可於拘留罰金之罪。量從末減。以免輕囚。瘐死。囹圄之患。後者酌量緩刑。凡輕囚之家。無兼丁。

父母。妻。子。賴。以。事。畜。者。用。之。何。沈。氏。與。草。修。正。案。諸。子。均。未。之。及。也。此。重。貨。財。而。輕。身。體。自。由。之。弊。所。當。革。者。五。也。一。曰。驚。空。言。而。疎。實。際。也。舊。律。十。惡。之。中。如。反。叛。罪。可。以。約。法。之。謀。叛。罪。及。清。律。之。謀。叛。罪。刑。律。之。外。患。罪。酌。量。入。之。而。殺。尊。親。屬。者。當。入。於。惡。逆。殺。死。一。家。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諸。罪。當。入。於。不。道。公。然。詆。毀。民。國。國。體。盜。取。歷。代。尊。藏。國。寶。重。器。公。然。損。壞。除。去。侮。辱。民。國。之。國。旗。國。章。者。當。入。於。大。不。敬。專。制。之。國。尊。嚴。集。於。君。主。一。身。今。之。民。國。爲。全。國。人。所。建。設。則。人。民。對。於。民。國。當。致。其。崇。敬。之。念。國。旗。國。章。爲。民。國。尊。嚴。及。公。共。信。仰。之。所。寄。罰。雖。輕。揭。其。刑。名。於。刑。律。絕。惡。迹。也。刑。律。對。於。外。國。犯。前。條。罪。者。科。刑。而。本。國。不。予。制。裁。於。是。乃。有。生。息。民。國。之。下。隸。籍。爲。民。於。民。國。之。內。著。書。樹。碣。不。奉。民。國。正。朔。而。用。清。室。紀。年。者。履。霜。堅。冰。不。可。不。謹。其。防。也。他。若。略。賣。子。孫。弟。妹。於。外。人。爲。猪。仔。謀。殺。總。麻。以。上。親。者。當。入。於。不。睦。改。清。律。內。亂。爲。瀆。倫。又。刑。律。有。酌。量。減。輕。之。條。則。八。議。之。中。如。議。故。國。者。締。創。民。國。如。斬。將。舉。旗。摧。鋒。萬。里。或。率。衆。歸。化。匡。濟。一。時。議。賢。議。能。議。勤。議。賓。如。外。國。總。統。以。理。去。職。來。遊。我。國。不。能。享。治。外。法。權。者。之。類。自。周。以。來。律。有。其。文。未。嘗。不。可。酌。量。存。置。不。必。以。列。舉。爲。嫌。也。茲。所。論。列。皆。采。歷。代。故。事。及。習。俗。所。重。視。者。而。變。通。之。以。範。民。於。軌。物。者。也。刑。律。之。起。草。及。修。正。者。以。外。律。所。無。而。削。之。失。折。衷。之。道。矣。刑。律。三。百。四。十。條。定。公。然。侮。辱。人。之。罪。不。論。事。實。有。無。

均科以刑。同條第一項。摘示誣罔死者之事實而侮辱其親屬者亦同。其所持之理由曰。死者與社會長別。無狹義之名譽。因與現存之親屬有關係。故保護之。日本舊刑法有保護死者名譽之條。新刑法削之。考英律私犯法。亦無侮辱與誹毀死者之罪。我修正案第二十七章。對於死者有侮辱與誹謗罪。侮辱不問事實之有無。而誹謗則限於明知虛偽之事實。清律雜犯門。搬做雜劇。不許粧扮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神像。然粧扮歷代帝王后妃之事。已成具文。無人奉行。惟先聖先賢。見於劇中者甚尠。蓋猶受律之拘束也。今修正案。漫無範圍。又不設年限。恐正史外一切私家記載。悉成謗書。此後將無人敢秉筆直書。董狐絕迹於世矣。且如今樂人之演曹操故事及杭州西湖岳墳前秦檜之跪像。衡之修正案。皆犯侮辱人之罪。而法吏將有不勝檢發之苦矣。此重空論而疎實際之弊。所當革者六也。刑律之褻瀆祀典及殘毀屍體罪。本爲適爲於禮俗之制置。其易日本舊法神廟佛堂爲壇廟寺觀。稱壇廟寺觀者。以列祀典及志乘者爲限。固爲得矣。而對於墳墓之不敬。則爲日本新舊法所無。損壞遺棄盜取尊親屬屍體者。科刑至無期徒刑。而火葬之罪。唐律即在殘害死屍罪中。明承元敝。不得不設火葬爲專條。其實卽殘害死屍之一種。今旣以損壞屍體爲罪。火葬爲損壞屍體。是其實然也。究竟有罪與否。原案及修

案均不置詞。如火葬無罪。則當附以火葬者。勿論之。文而於發掘墳墓罪之下。當云以禮遷葬者。勿論。若此之類。當倣前代律。勿論之。文明示準。則非刑律不爲罪之章。所能賅也。罪名出入至鉅。而法無明文。非是。修正案有污辱姦淫屍體之罪。對尊親屬犯之者。罪至無期徒刑。夫姦淫屍體。在史乘中。不乏其例。然非恒見之事。豈必以外人法典。偶有其文。而襲取以誇博洽哉。自來律例之設。乃監古昔成法。懲當時弊。俗不得已而爲之制。若其事本不經。而爲偶發之事。必欲因事立制。則法典將不可容。而典守者有不能遍檢之患矣。况對尊親屬屍體犯此罪者。微特史乘所不載。亦出乎常人推測之外。苟其有之。是必狂易喪心之子。入之病院。供變相心理學家之考驗。可也。以如斯倍俗不經之事。而欲著於令甲。昭示內外。與撰述稗官傳奇。以怪誕博讚賞者。何異此矜奇立異之弊。所當革者七也。一曰體裁凌亂也。中外法制。各有其成長之次第。有一成而不易者。有因時而爲制者。非是不能垂爲一統系資之。以宰制兆人也。中夏法系。卓立宇內。遠被朝鮮。日本。日本刑法。雖取法德意制。而仍多師我國唐明清律之處。要之。各有其國性。不容相強。日法雖採中國親屬相爲容隱之條。而無親屬相姦之律。謂其不知中律乎。則彼之民法。固明著直系血族及三親等內之傍系親屬間不得締婚矣。彼非不知塗附中律。以飾觀聽。而以禮教入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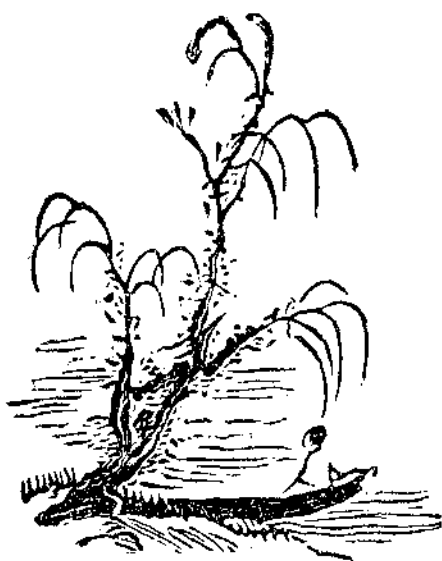
若中夏之深。不得不量爲去取也。刑律模倣日本。然日本舊刑法有徒流之刑。新刑法易爲懲役。禁錮。我之刑律用徒之名。而不遣之外服勞役。羣聚囹圄之中。名因古昔。實已改易。與中夏舊律異矣。既倣日本。當倣彼國改徒流兩刑爲懲役禁錮。今又不然。刑律不採法定之刑。以科刑斟酌之。權授之法。吏雖以殺人重罪。自死刑至無期徒刑。自無期徒刑至有期徒刑。率聽法吏上下其間。而於失火罪。又定最輕刑爲三百圓以下。罰金最重刑爲五等。何其明於秋毫。而暗於輿薪也。修正案糾正其誤。有謀殺故殺之分。然釋謀殺爲有豫謀之殺意。則所失惟均。晉律二人對議謂之謀。唐律稱謀者二人以上。律註謀狀彰明。雖一人同二人之法。律疏謀殺謂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殺不虛。雖一人亦同二人謀法。此明示謀者指二人以上。爲罪名成立之因。若事已彰露。欲殺不虛。則雖一人亦同二人謀法。乃其變例也。又律疏故殺者謂鬪而用刃。卽有害心。非因鬪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修正案謀殺故殺混而爲一意。未聞晉唐律義也。又修正案於謀殺故殺及支解折割之罪。一一列舉。而殺死一家三人。造畜蠱毒之罪。其慘酷殆有甚於支解折割者。則又遺而不列。母於生產時或生產後。殺死其私生子者有刑。而溺女之罪。復不列入。詳於彼而略於此。則又何也。修正案以妨害販賣穀米種子肥料。侵害商標等罪。列爲妨害商業罪章。曷不以

妨害水利。把持穀米等行市之罪。別爲妨害農業章。以工場法之重要條文。列爲妨害工業章。且中夏家族倫理之當維繫。於刑律及修正案之重科殺直系親屬者之刑見之。曷不做保護商業之條文。如日本舊刑法。特設對於祖父母父母之罪。爲妨害倫理章。不甯此也。中夏以禮爲教。禮法同出一源。明刑所以弼教。振古以來。未之有改。本無宗教也。修正案比附外律。強指爲有宗教之觀念。而別爲妨害宗教一章。以發塚罪入之。發塚爲一種盜賊行爲。利其財物。若蓄恨復仇。如伍員之鞭屍。乃損壞屍體。罪而不得徒。以發塚論質言之。發塚與損害屍體。猶強盜與殺人之比。例何可以其相似而同云。妨害宗教哉。如以盜死屍之財物。爲妨害宗教。然則盜寺觀禮拜所之財物者。亦可別著一條。入於妨害宗教罪乎。唐律諸盜毀天尊佛像者。徒三年。卽道士女冠盜毀天尊像。僧尼盜毀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薩減一等。盜而供養者。杖一百。盜毀不相須。註云盜而供養者。謂非貪利。將用供養者。但盜之與毀。各得徒流之坐。故云盜毀不相須。其非真人菩薩之像。盜毀餘像者。若化生神王之類。當不應爲從重。有贓入己者。依凡盜法。若毀損功庸多者。卽計庸坐贓論。是雖盜寺觀之佛像。猶以盜視之。盜而供養者。亦然。未嘗視爲妨害宗教罪也。修正案改刑律第二百七十條。公然不敬爲公然侮辱。謂宗教各有不同。對於他宗教。不能強以相當之敬禮。

是固然矣。然既以妨害宗教爲專章。則盜毀壇廟寺觀之神主佛像及禮拜所之十字架者。若處以侮辱罪。則爲不倫。準竊盜論。則律無正條。且有盜而復毀者。毀而不盜者。有移神主佛像於他處供養者。情有輕重。則刑有大小。修正者謂此章爲保護宗教信仰而設。乃一切略之。是必起草之際。本無宗教信仰不覺其脫略也。中夏歷代法制於怪力亂神之事。防閑綦嚴。唐律造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均處絞刑。言理無害者。杖一百。疏謂言理無害者。言水旱之類。明清律亦有類似之條。清律禮律有禁止巫師邪術一條。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而迎神賽會爲首者。杖一百。義和團之禍。去今未遠。今則扶鸞降神之風。遍於南北。習焉不察。謹愿者亦從而倡。率乃原案及修正案。不一爲計。及將杜漸防微之謂。何哉。姦非及重婚罪。刑律列爲一章。未爲失當。而修正案一則入之妨害風化罪。一則入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設想獨奇。最難喻者。以略誘和誘入於妨害婚姻及家庭罪。抑知略人者。出於暴力。刦制。妨害人之身體自由。唐以來均入之賊盜律。良有以也。諸若此類。修正者亦有說以解乎否也。此體裁凌亂之弊。所當革者八也。繼此有暇。當分

章論列。茲篇其嚆矢也。海內經世明法之君子。其亦有樂與商榷者乎。所深願也。





佛學叢論

唐大圓

唯識之密意

唯識談何義。謂一切法不可說。不可說而不說。則不能利他。是諸佛失其方便。故不得已。就不可說中復起言說。則所談超過一切尋常言詞。示現執我而實破我。示現執法而實無法。示現諍論而實息諍。示現不空有相。有願而實空。無相無願。此則如畫空中鳥跡。空且非有。鳥已過去。跡復何依然。必建立一切言詞。令虛空色相種種鳥跡一一活現。紙上望之。儼然無可疑慮。此解深密經所以說微細極微細甚深極甚深秘密極秘密也。吾嘗以爲研究相宗有六大利。一使思想儻侗者歸于精密。以儻侗思索不能入故。二使心多浮散者歸于沈靜。以浮散心不能緣彼故。三使妄想多者易入止觀。以方研精義對治妄想故。四使文思粗泛者密察文理。以彼經論條理極整嚴故。五使夸誕之徒降伏我慢。究唯識理無邊際故。六使修密教者除其貢高。顯中有密密之極故。然今言顯中有密。修密教者或不肯許。夫各道其道。片言難盡。惟吾則以爲諸佛密意。若在不可言宣而竟可以言宣者。莫如唯識。不可以相求而竟可以相顯者。莫如真言。真言暫置不論。試

論唯識。如言因緣。必第八識含藏一切種子。能起現行。親生自果。以彼種子等功能差別爲因。從彼種子親生現行諸法爲緣。如世間豆種親能生豆。麥種親能生麥。方成因緣。雖第八識能含藏種。不得稱因緣。但名增上緣。如豆麥種。雖籍水土肥料等。始能生起。祇可名增上。非因緣。攝如此談。因緣與世人儻侗所談相差極遠。是以護法等菩薩。由此推論。有漏法與無漏法不得相熏。後人由此復推論起信論之真如與無明亦不相熏。其談愈精密。則其法愈板定。而其外形亦似愈執著。孰知不如是談。則一切法不能成立。一切法不立。則至理不能顯。至理不顯。自雖證悟。亦決不能利他。如成唯識論斥經部異師執前六識能受熏。持種云。彼眼等根。或所餘法。與眼等識。根法類同。應互相熏。此言若如汝所許。六識前念與後念。類似可受熏。持種者。則眼等根法及眼等識。法與其他一切有法。法類皆同。應皆相熏。如是言熏。卽同。不言何以故。無不可熏。故是故唯識家。心知法法無法而故。爲是極板定極執著之論者。既是不思議之方便。亦是無邊量之慈悲。亦卽不可說不可說之秘密也。恐世之持儻侗真如顛預佛性教者。妄嗤唯識爲著相。或初學唯識者。不解古德之密意。因著片言。以闢荆榛。

淨土正見

唯識家言。有根之身及器世間。爲阿賴耶識之相分。亦爲彼之所緣。皆剎那生滅變動不居。而吾人眼見之天地人物。若有定形。凝然不動者。乃是眼識託阿賴耶識之相分。爲本質。變起自識之相分。此眼識之相分。雖爲現量性境。亦剎那過去。不可得在。可得在者。依眼識同時俱起之意識所緣。現量性境。轉爲獨頭意識所計度。分別之似帶質境。此阿賴耶識之根身器界。如天地人物。眼識如鏡面。託鏡外之物。映爲鏡影。此鏡中所現之影像。卽眼識自變之相分。亦爲俱時意識之所緣者。雖獨頭意識藉之轉爲獨變。獨取之固定不動相。然鏡外剎那生滅之實物。終非所見。以是義故。佛說世人肉眼所見。皆名倒見。倒見甚多。不可數名。約略爲說。可分四種。如世間一切法。不淨而人見爲淨。一切法苦而人見爲樂。一切法無常而人見爲常。一切法無我而人見爲有我。以此四見。普攝諸見。推及萬法。則凡有所見。罔非倒見。由倒見而執起種種惑造一切惡業。濁亂世界。復名邪見。然則離倒見邪見而正見者。誰乎。吾登高而望。大聲疾呼。且禱祀以求之矣。

昔我釋迦牟尼佛降生中印度舍衛國。從出胎出家修道降魔成佛。乃至說法四十九年。始入滅度。然舍衛國中一萬五千人。有五千人見佛聞法。有五千年但聞佛名而不得見。有五千年亦不見不聞。以是推求吾人今日處此凡聖同居之五濁惡世。雖眼見爲如法華經言堂舍高危。柱

根摧朽。梁棟傾斜。基陛頽毀。牆壁圯坼。泥塗褫落。覆苫亂墜。椽栝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徧者。實則皆見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最勝光耀。七寶莊嚴之所住處。其眼見爲羣狗搏撮。飢羸求食。鬪諍搥擊。嗥啖嗥吠。狐狼野干。咀嚼踐踏。齧死尸。骨肉狼籍。鴟梟鷲鷲。虺蛇蝮蠍。蜈蚣蚰蜒。諸惡蟲輩。交橫馳走。屎尿臭處。不淨流溢。蜚蠊諸蟲。而集其上者。其實皆是七寶池邊。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及彼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等。其眼見爲鳩槃荼鬼。踞蹲土埵。縱逸嬉戲。捉狗兩足。撲令失聲。以腳加頸。怖狗自樂。復有諸鬼。裸形黑瘦。發大惡聲。叫呼求食。復有諸鬼。其咽如針。首如牛頭。或食人肉。或復噉狗頭髮蓬亂。殘害凶險。夜叉餓鬼。諸惡鳥獸。餓急四向。闚看窗牖。如是諸難。恐畏無量者。其實皆是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等諸大弟子。及文殊師利。阿逸多。乾陀訶提。常精進。等諸大菩薩。顯大神通。莊嚴佛土。禮請諸佛。轉大法輪。爲一切衆生。作無量福德利益。是故吾人。本常住清淨佛土。無有諸苦。但受諸樂。而妄見爲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等五濁苦惱者。皆是倒見。尋倒見之所由起。由于往昔劫中。輪迴六道。造種種業。熏習成種。深入識田。及世出爲人。而起現行。則此惡業種子。所引變之根身器界等。相分爲。

前五識託爲本質。而以第六意識分別妄見。遂成種種不淨。由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之能緣。隨生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所緣。故俗人又名此世界爲塵世。既知爲塵世。則應知吾人所常見之山河大地村舍田園象馬車乘等。皆是色聲香味觸法等之六塵。一一聚合。豪無山河大地等眞實物體也。由是悟所見者。譬如倒挂一人。自頭至足。一一詳視。無不顛倒。惟此見雖倒。若作正觀。只轉一念。換一方向。五官百骸。一一如舊。而儼然得其正體。是以吾人欲修淨土。無他巧妙。但換倒見爲正見而已。欲令倒見成爲正見。但轉衆生之念成佛念而已。其念佛也。或念佛相好。或念佛功德。或念佛報土。或念佛名號。皆爲令此前六識所起見行之正念。熏入第八本識。成爲無漏種子。以此無漏種子與舊有一切種子爲增上緣也。增上緣有二。一相順增上。二相違增上。此新熏無漏種子與舊有種中之無漏種爲相順增上。使其增長。復與舊有種中之有漏種爲相違增上。使其消滅。如是念念增上。久而久之。無漏種子益增長。有漏種子並消滅。漸至有漏種盡而純。是無漏。于是由種子所起之現行相分。發爲淨土境界。及佛菩薩其現行見分。亦卽見彼爲淨土。而了不見此五濁惡世。非五濁隱而淨土現。實五濁乃淨土之假相。見五濁者爲見淨土之倒見。如華嚴經入法界品。先陳述佛在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十方諸佛菩薩齊集。無量莊嚴。而彼一

切聲聞諸大弟子。皆悉不見。何以故。以善根不同故。本不修習見佛自在善根故。本不讚說十方世界一切佛刹清淨功德故。本不稱歎諸佛世尊種種神變故。本不于生死流轉之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本不能令如來種性不斷絕故。本不攝受諸衆生故。本不勸他修習菩薩波羅密故。本在生死流轉之中。不勸衆生求於最勝大智眼故。本不修習生一切智諸善根故。本不成就如來出世諸善根故。本不嚴淨佛刹神通智故。本不得諸菩薩眼所知境故。本不求超出世間不共菩提諸善根故。本不發一切菩薩諸大願故。本不從如來加被之所生故。本不知諸法如幻菩薩如夢故。本不得諸大菩薩廣大歡喜故。此種種本不等者。本卽現行所熏之種子。謂從不修習見佛自在善根。乃至不得菩薩歡喜等現行熏入本識而爲當來見佛之種子。故今亦不能起見佛之現行。是故經說憶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證以唯識益信無疑。以是普願盡虛空徧法界一切衆生。盡未來際。持此一念。則隨處隨時淨土現前。無待他求矣。

文

苑

麓

不



文錄二首

宋芸子說文部目訂讀序

代

葉昌熾

說文爲六經之鈐鍵。說文建首五百四十字。立一爲崑。雜而不越。尤爲一書之綱領。弦令書亡。最目蓋闕。玉篇增爲五百四十二部。而移易其次第。如兄弟二目。次於身部之下。女部之上。不知兄之本義訓長。不訓鬻。弟之本義訓章。束次弟。不訓叔。季。凡如此類。皆未達許君之指者也。其後類篇。又增爲五百四十四部。元周伯琦字原。增十七部。刪十七部。又改齒爲百。改箕爲其。改危爲夙。改雲爲云。凡四部。於是始一終亥之次序。益支離傾倒。而不可窮詰。非有專書。曷明其義。顧唐以來。惟小徐繫傳。於通釋後。別爲部敍二卷。略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相受之義。然其說率多牽合。蓋說文形書也。五百四十部。大約以形相連。如八篇起人部。則全篇三十六部。皆由人而及之。是其通例。閒有以義相次。但十之一而已。是卽後序所謂據形系聯也。楚金必欲字爲之說。豈許君意乎。富順宋芸子太史。覃研六書。取說文部目。逐字詮釋。

爲訂讀若干卷。乞余爲序。余閱其書提要。鉤元。瞭如秩如。每下一義。疏通證明。如振裘者。絜其領而治。絲者。搯其緒也。由是以讀說文。卽五百四十字。以求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一以貫之矣。夫說文之有部目。猶詩之有序。周易之有序。卦。周禮之有序。官也。隋書經籍志。經部有周易釋序義三卷。詩序有雷次宗。阮珍之。孫暢之。梁武帝劉炫。劉瓛六家。周官有分職四卷。鄭康成爲論語弟子目錄。又有三禮目錄。而陶隱居爲之注。以是推之。書百篇之序。春秋之五十凡。當亦有撰述。而佚不傳耳。說文爲治經之總要。而謂其建首。可無一書以發明之哉。余故於太史之書。樂爲序之。

書秦蕙田五禮通攷後

章炳麟

昔曾國藩喜秦蕙田五禮通攷。謂宜與杜馬二家爲參。余讀其書。平章經禮。未能如杜公。以用於世。又去馬氏甚遠。顧何以得此於國藩邪。比茶陵譚延闓示余王闓運筆記。乃知國藩爲穆彰阿所識拔。和戎之議。牢持於其心。而五禮通攷獨揭和親一部。爲杜馬二書所無有。宜矣。其深相會也。和親者。自漢而有之。中國之與異域。其張

弛不常有時。國無勝兵。或欲爲人民休息計。及其人以賓旅入者。與之和親。謀國者所宜有。若蕙田之爲此。其意殆有異矣。始宋相江寧秦檜。以與金人解仇議和。受冊封。解三帥兵。殺岳飛。禍其國。士民疾之。惡聲六七百年不絕口。而檜後皆徙無錫。爲著姓。慙不敢自名。蕙田則其人也。所以楊和親者。則孝慈之意邪。昔邱文莊言。檜有恢復功。人以爲好奇。文莊海南人也。習其所見。常以南兵不能當北虜。獨於明棄交趾。則歎息不容口。蓋方隅之見然也。及其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當以不軌書者。應之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其持正又如此。今蕙田以其祖之恥。國藩以其所受於舉主者。遂以中國之於異域。宜始終屈節。固不得與文莊比。然自國藩張大秦氏。卒藉戈登兵。以拔蘇松。其辱國有甚於和親者。其後郭嵩燾之徒。乃誠以檜爲明哲。此亦未足異也。檜不過主和親。蕙田不過欲雪其祖。而國藩乃召戎以軼中國。是又檜與蕙田之罪人也。

孟子性情攷序

姜忠奎

性者。生生不息之理也。萬物有生而無死。其或死者。化也。化爲何物。吾固不得而塙知。然非澌滅。可意決也。腐草爲螢。魚枯生蠹。田鼠爲鶡。鴛鴦爲布穀。斯其化之顯可見者。固知萬物莫不然耳。彼蠢然而動。紛然而植者。其爲有生。無論矣。卽金石土壤塊然之屬。亦必有所由生。鉛丹通神。玉屑益氣。草木坼於土。苔蘚滋於石。大氏能生。生者。固必有生者也。吾嘗竊究生生之理。大而天地。小而昆蟲。族類形狀。數千百萬。何故爲此般般者乎。蓋一物不能獨生。必合同類而生焉。一類之生。不備必合。異類而備焉。人之於犬馬。鳥獸之於林藪。花果草木之於蜂蝶。莫非相輔以成其用。而天覆地載。雨潤日暄。則又萬類所共賴者。然則萬物相與爲生。宜相親善。不宜相惡。而卒至相惡相侵。勢若不相容者。其故何哉。性以成物。而各有其質。質以感物。而各有其情。夫一物之體。易乎歲月。而盛衰不同。歷乎寒暑。而需索不同。限乎山川。而習染不同。斯其爲感。必不齊矣。推而至於一類之物。其爲感也。尤不齊矣。更合異類。不齊之感。而相感焉。則其感之不齊。抑又甚矣。夫以殊類之物。雜處一字之中。日相轉易。糅

化。而。不。已。所。以。事。愈。繁。情。愈。失。而。物。我。之。間。亦。愈。深。其。始。異。類。相。害。繼。而。同。類。相。仇。又。其。甚。而。物。感。錯。雜。至。有。不。樂。其。生。而。自。戕。者。是。豈。其。性。然。歟。情。感。之。過。也。雖。然。情。原。於。性。性。相。善。而。情。或。不。善。何。也。性。存。於。內。情。形。於。外。內。靜。外。動。發。而。不。必。皆。中。節。也。譬。諸。雞。犬。之。狀。默。而。思。之。毛。色。悉。辨。筆。而。圖。之。泮。然。大。離。蓋。形。職。於。此。神。役。於。彼。形。與。神。違。則。外。內。失。應。是。以。衆。人。任。情。賢。者。節。而。反。之。惟。至。誠。者。情。性。融。焉。中。庸。曰。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成。己。成。物。其。道。豈。有。他。哉。窮。理。盡。性。立。命。而。已。原。物。之。情。制。之。以。禮。是。窮。理。也。情。無。所。糅。各。遂。其。生。是。盡。性。也。生。得。其。正。莫。之。或。傷。是。立。命。也。備。斯。三。者。而。中。和。致。矣。淮。南。子。曰。含。德。所。極。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潤。於。草。木。侵。於。金。石。童。子。不。孤。婦。人。不。嫠。嗚。乎。至。矣。哉。吾。決。知。其。言。非。妄。也。情。性。之。說。未。詳。所。起。筆。諸。書。者。春。秋。以。來。最。稱。盛。焉。蓋。醇。德。之。時。物。各。安。居。樂。性。其。義。不。待。推。演。而。明。迨。至。末。世。機。心。萌。而。物。欲。繁。道。德。喪。而。爭。鬥。興。於。是。生。者。不。得。其。安。死。者。不。得。其。所。而。情。性。之。說。遂。出。然。其。義。非。虛。誕。也。是。故。孔。孟。

荀子各論性。而孔子勝言仁。孟子勝言義。荀子勝言禮。仁謂衆生本相愛也。義謂各有其宜而不可失也。禮謂各有其理而不可亂也。孔子之言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孟子之言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有義。大人之事備矣。荀子之言曰。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其說各因時勢之變。而詳略不同。然於親親。仁民。愛物之旨。則固未嘗異也。秦漢而來。世資戰力。宰物化民。或爲鬻屠狗之徒。任情肆意。天下愈亂。而學者囿於功令。惟時之務。間有識者。亦無所施。由是性與天道。彌不可得而聞矣。有宋諸儒。當五季衰亂之後。獨能推尊孟子。發明性道。其識亦云偉矣。然獨不辨情性之義。才材之訓。而抵斥荀子。直比異端。亦未免過甚。夫學者生於千載之下。逆讀千載以上之書。不求真理。而求門戶之別。不信故訓。而信臆度之私。宜其說之詳。而義愈晦。責之切。而行愈難也。

余不自揣。既已攷明荀子之說。今復類徵孟子之言。因訓以求其義。非敢遽以爲是也。姑識之。將以諗吾所學爾。



詩錄二十首

峽中權歌

程頌萬

三峽猿聲哀怨多。郎行日日奈愁何。北來昨夜風浪惡。一尺鯉魚吹上波。估客帆過不得回。峽雲中斷楚江開。郢門烟樹濛濛裏。一夜江聲似雨來。

鳳灘

程頌萬

衝湍無停舟。亂石挾舟轉。招呼過鳳灘。悚伏不敢喘。江身排積鐵。浪勢壓衆巘。噴薄阻舵力。猛迅失篙眼。初鳳迄二鳳。首尾互偃俛。鷲怒非祥禽。奮爪攫巨扁。檣傾魄已懾。權轉目未眇。聞聲老蛟喜。挾怒吳犀剝。犇流觸三鳳。偉若神力鍵。灘師尺寸失。黿鼉飽一鬻。遐哉神禹蹟。疏鑿力未展。微生抱忠信。駭膽鬪絕險。白日出重潭。輕帆去如翦。

金山

程頌萬

我思金山二十年。臥游再泊東吳船。焦山歸來日向暮。黑風吹海江吞天。蒼巒枕江

挂絕壁。身欲往。訪愁無緣。二更燈火滿京口。渡江頗有風帆。懸披衣。亟呼卒。縛炬卻覓危磴。凌層巔。霜痕漸低。北固月樹色半墮。南徐煙鐘聲上下。二百里老魚出聽空流涎。三山隱隱帶樓閣。喚我抵足橫江眠。浮圖百丈踏風立。十月萬木森霜拳。巖腰蟻窟浸深黑。但蹴泉響流涓涓。江潯六代戰死魄。寺門聽法衣相牽。歛搏怪石作人語。意欲攫我蛟龍淵。僧堂玉帶欣過眼。東坡先生魂渺然。憑闌俯視駭百族。惟有浩浩江中穿。江神山靈互角力。殿腳十載移江邊。此時已爲愚父負。何日更受神人鞭。吁嗟乎。山川變幻有如此。知有麻姑催我歸種東溟田。

崑山

孫景賢

遠望崑山驛。車音傾耳微。孤巒半城起。叢樹數行飛。各有牢愁集。相難生計非。苦言零濁涕。未敢比牛衣。

馬關東發

孫景賢

孤舟輕與海鷗齊。回首蒼涼白日低。思客夢飛千里外。遠山青過九州西。鄂君擁被

誰相慰。徐市乘空自欲迷。卻記五湖風物好。悔拋桃楫兩分携。

西京車中

孫景賢

斷夢遠天外。行吟近日邊。山容猶太古。客鬢漸中年。綃淚看徒爾。琴心去渺然。明燈當晦驛。替月照無眠。

國府津車中望見富士山賦

孫景賢

東方日出光曡曡。放眼喜見夫容峰。摩天卷石足佳氣。不朝五岳開一宗。峯腰積雪幾千載。長令春色如嚴冬。欲看天地古炎劫。火雲已滅烟不紅。昔聞東海白銀闕。幾疑蜃氣虛無中。穆滿車轍不曾到。劉郎册牒何由封。巋然屹立九州外。鑿開混沌爭雌雄。我來三度過蒼麓。載筆欲賦殊怱怱。憶昔快登泰山頂。庚子六月辟難過泰安瞻岱一宿歛眠斷石摩怪松。青霞萬仞天一握。須臾卻化為妖烽。安得朝光長照眼。遠看海水騰鱗龍。亦聞桑枝能繫日。自嗟欲渡無長虹。於今落魄苦奔走。十年身世如萍蓬。眼中桑海皆陳迹。天荒不改青蔥龍。名山雖免陸沈禍。燕支零落難為容。男兒夙賦四方志。

何爲蹙蹙憂途窮。大鵬一怒鷁再舉。方壺員嶠羅心胸。頗欲躋攀西域勝。日所出入將毋同。壯游如此始快意。不許漢臣張秦客徐誇西東。短歌一放忽千里。坐聽車轂聲隆隆。

詠古四首

唐大圓

周道厯無章。諸侯各分裂。縱橫出七雄。角以三寸舌。斗筭皆雷鳴。達士棲巖穴。不忍汗濁流。獨自尋芳潔。莊周列禦寇。邈然與世絕。論道主無爲。自作弔詭說。萬世有餘輝。如解埃來哲。

武安操刀斧。殺人委如土。衛鞅持法令。國強民更苦。一朝裂身名。遺臭萬萬古。何如學聖人。德汪而恩溥。王道自平平。何須作威武。寄語後代人。苛政猛如虎。坐使民心散。民散焉能補。

曹沫刦齊桓。志就身復安。荆軻刺秦王。徒令易水寒。成敗論英雄。自古多悲酸。但能利天下。碎身更何難。一有不平事。臨風生羽翰。功成拂衣退。高名炳如丹。

秦王築長城。隔絕華與夷。漢武通西域。萬里無藩籬。英雄務造大。一舉令人悲。下士顧之笑。猶說徒爾爲。詎知坐井者。小天亦其宜。當日無二帝。絕續焉能知。祇今二帝在。尙可扶顛危。何此堂堂國。屈勢碧眼兒。太息還四顧。作者抑其誰。

冬夜獨坐

唐大圓

歲暮氣已寒。孟冬猶爲客。零雨響檐霑。永夜倚虛壁。蕭條動中懷。別離念在昔。執手相酬贈。春風弄苗麥。白日耀朝霞。青天生光澤。石火忽改流。三秋爲乖隔。何時瞻蘭芝。宋遠非咫尺。君憚長河廣。我惜年時迫。不淑感所遇。兩心愁匪石。卽物有所思。聞聲疑車迹。安得羽翼雙。翱翔共朝夕。

寄麒麟兩弟

唐大圓

步上終南山。豐草何修修。中有數梧桐。結根深且適。豐草雖云豐。支蔓以糾繆。梧桐非凡材。垂條蔽齋牛。汝麒含正氣。剛克濟其柔。汝熊思奮飛。翔集慎所求。外術擷精英。國粹在冥搜。汎舟濟瀛海。乃知百谷流。振策登華嶽。然後小陵邱。士期在遠大。詎

爲稻梁謀。

同蒙子文通登掃葉樓茗坐清涼山過隨園遺址而還

黃通

雲日自閑閑。山川長兀兀。絕塵顧精爽。雄秀廻一髮。安茲百態陳。緬彼春陰發。方中
睨。有時不。舍來無。竭江風掠人目。陳迹隨飄忽。懷生木葉新。忘語疏鐘越。精藍豁鴻
濛。氣與身俱闊。卻來坐涵濡。返照霏清屑。何當六合開。莫使微塵奪。廢興竟誰知。互
古烟霞拂。

暮秋游孝陵訪半山寺不得歸抵明故宮有作二首

黃通

得閒風好日。一散境懷同。知否龍蟠寂。依然馬鬣雄。野荒經戰石。雲冷欲霜楓。何處
半山。在行迷吾道窮。

江上秋飈迥。停雲繫我思。懷生同世難。望古得新知。頑石空千劫。寒花又一時。登高
能縱目。歸路欲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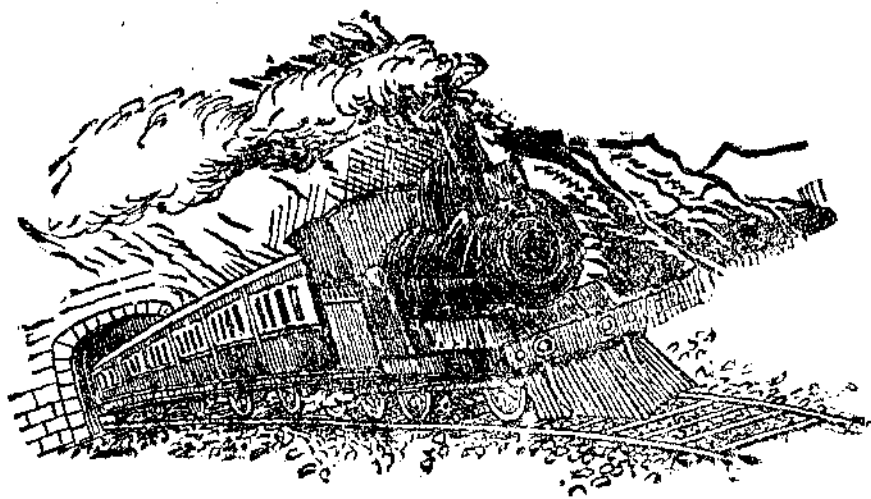
送仲蘧喪歸

黃侃

秋風江上急。生死忽分携。時命原相繆。彭殤豈可齊。高堂慈母在。異地旅魂悽。此去烟波遠。傷神日易西。

亂世同爲客。深交幸有君。鶯花春念國。風雨夜論文。形影差堪喻。幽明倏已分。淒涼鄰笛響。此後不堪聞。

絕國昔初見。論交復數年。飄零猶與共。死去忍相捐。避患真徒爾。招魂倍惘然。楚江無限路。灑涕送歸船。



詞錄八首

八六子

宋翔鳳

舟中聽雨

夜寒生。吹來暗雨。瀟瀟卻和殘更。正一片。回潮急處。萬行絲柳。凋時空聞數聲。天涯。多少淒清。亂葉靜翻書枕。疏花冷綴。鐙檠隔遠路。江皋別情。雲外思深。千尺淚深。千點儘教夢裏添。將漏箭愁中不斷。霖鈴坐偏醒。今宵去波未平。

水龍吟

宋翔鳳

陳芝年觀海第二圖

九州五嶽歸來倦。游依舊。歸無計。萍蓬易轉。沙塵將老。銷來奇思。作賦工吟。登樓倚檻。迢迢千里。想暮潮生處。當年明月。曾潛織。鮫人淚。莫道前番難記。有滄波待君重至。遙天極目。東風吹返。飄零猶寄。卷裏烟霞胸中。島嶼傲人。餘此怕蓬萊水。淺玲瓏閣遠。積蒼茫意。

湘月

杜貴墀

秋杪

聲連萬戶。更誰家思婦。相和砧杵。角倦。笳慵。辛苦向三十六街。催曙眠待遲歸。會憐輕別。記箇人聽處。征衫正薄。那堪敲傍孤旅。勞汝繞徧重圍。隄防密密。怕夢魂飛去。萬遞千回。愁共永還。雜滴階涼。雨征馬嘶。霜荒雞啼。月多少良宵。誤扁舟明日。雁更還在煙浦。

綺羅香

杜貴墀

秋柳

斷檻扶慵。危橋倚困。日日無情。煙雨舊識。蕭娘不是者般。眉嫵直瘦到金縷衣寬。斷魂比玉門關。苦念漂萍泊絮。都非斜陽空付。亂蟬語。年年嘶馬陌上。看一般憔悴。無聊張緒。草草蘼華。枉了浪搖顛舞。殘月寺鐘外。愁來曉風岸。酒邊人去。便饒是吹斷情絲也。還留恨縷。

浪淘沙

黃侃

己酉年在日本東京作

木葉下空山。秋思漫漫。玉關人老不生還。休道此樓難望遠。輕倚危闌。流水自潺湲。重見應難。誰將尺素報平安。惟願夕陽無限好。長照紅顏。

風入松

黃侃

夜憩日本酒壚感舊

今宵槐徑好追涼。人靜酒壚旁。胡姬綽約知人意。向瓷缸頻注瓊漿。蠻語參軍尙憶鞦韆。平子難忘。十年幽夢隔扶桑。銀闕路迷茫。釵頭雙燕飛何處。歎尊前幾換紅妝。歸路星河耿耿。添人無限思量。

浣溪沙

汪東

幾曲屏風畫折枝。幾重簾幕漾煙絲。秋寒深閣未多時。乍見先教移鳳枕。臨行還倩整羅衣。而今贏得是尋思。

悵。想。紅。樓。隔。幾。層。襟。邊。清。淚。漸。成。冰。闌。干。敲。徧。倩。誰。膺。

四。角。香。囊。垂。寶。帳。兩。重。輕。

襍著

李健題



明餘雜詠續

陽湖言啓方侯卿遺著

披髮騎鯨赴海東。東陽毅魄盡雲從。上書一雪維州枉。此志終慚李衛公。

隆武授陳子龍兵部侍郎。魯王又授兵部尙書。松江破。投水死。先是東陽諸生許都。任俠好施。東陽令索金不遂。誣以謀反。合邑闐然。旬日間聚衆數萬。逼郡城。子龍時爲推官。曰。此吾友也。請單騎入其營。都卽降。巡撫左光先忌子龍功。竟殺都等六十人於江口。

登萊海道任翱翔。何意舟山入斷航。一笑田橫多死士。僅携二客到尸鄉。

沈廷揚海運事詳明史。閩浙二主俱授戶部侍郎。總督浙直。後駐兵崇明。颶風溺其舟。過半。乃呼游騎曰。吾都御史也。遂執送之。與部下十二人。親兵六百人。同日俱死。

召見平臺始一鳴。末年再起爲黔兵。烈皇自有知人鑒。恨不先幾撤士英。

金聲家居時。士英使李玉章調黔兵。過徽大掠。士民疑爲賊。擊走之。士英奏言聲主使。聲兩疏辨。帝不問。且知士英之誣。旋召聲爲修撰。

浙派洸洋氣本驕。悟由中夜謁焦僥。此身變幻須臾事。一縷英光自徹霄。

陸培爲文號浙派。嘗中夜讀史。覺身漸短小。可長三四寸。良久方引伸。殉難後。其友某夢培爲某神。

贛石。寒。冰。似。塞。垣。繞。塘。筆。策。五。更。喧。誤。呼。龍。武。新。軍。帥。蒿。水。橋。西。速。赴。援。

贛城以雪夜破。楊廷麟自沉清水塘。楊嘗招降峒蠻楊安等四萬人。隆武賜名龍武新軍。

蒿水橋。盧忠烈公戰沒處也。楊在崇禎中。以贊畫忠烈軍。白其寃。幾爲楊嗣昌所誣陷。

白龍魚服困汀州。氣咽西江水不流。屈指滄桑經兩度。建文實錄未重修。

萬元吉投贛江死。宏光時。嘗請上建文帝尊號。并修實錄。

工修降表薄吳兒。雪恥須張吉水旗。燭武數言悲語識。何年重拜澹臺祠。

時有修撰修降表之謠。謂某狀元也。劉同升。崇禎丁丑廷試第一。帝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

一老矣。恐無以報聖恩。國變後。與楊廷麟集澹臺祠。同盟起兵。江西響應。僅踰年而卒。

賣國多緣呢閣兒。此公晚悟不須訾。才呼誤我兵。加頸元顯真。嫌見事遲。

士英恨敗壞。由大鉞而已。受惡名。在方國安營。頗相矛盾。故不偕降而南遁。

虎落蛇鄉十五年。餘生何似獄中延。莫言簿帳無書法。皇后猶難注一員。

永明王由榔被賊執繫道州獄。征蠻部將焦璉出之。丙戌冬。立於肇慶中。自順治九年。至十三年。皆依孫可望居安龍。吏於銀、米、冊、書、皇帝一員。皇后一口。

犵鳥蠻花日易曠。黃茅古驛語難聞。廢興須問陳嬰母。北望田州隔暮雲。

永歷生母馬氏。后王氏。吳三桂遣送赴都。次黃茅驛。推輪相望。禁不得語。以手相示。同扼吭死。

永歷太后王氏先葬田州。當丁奎楚瞿式耜議立時。辭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其可者。相府珠璣左藏金。軍資細括少遺簪。淒涼螢火平津路。破壁牽裾夢華歆。

永歷后與瞿式耜妻邵氏俱括金珠簪珥助餉。十八先生之獄。馬吉祥與司禮監龐天壽。詔事孫可望。以事涉內官。令其黨主事蕭尹疏請廢后。永歷寢其奏而止。

家法都將兩宋師。仇離戎馬尙堅持。隔花隅吠金鈴犬。早付期門斬婉兒。

永歷寄迹龍安。有常在。郭良璞者。美而多藝。孫可望私人張應科百計與之通。事覺。卽命杖常在死。常在班列近侍。上女官名也。特下璽書付可望。可望但令杖應科於朝門外而已。

絕俗清操合棄家。三千奏牘滿公車。龍頭龍尾君何有。餽口難辭作虎牙。

金堡嘗一月中上六十疏。清操絕俗。衣食皆資於袁彭年。丁時魁。時號袁爲虎頭。丁爲虎尾。劉湘客爲虎皮。蒙正發爲虎喉。堡爲虎牙。

豈博降奴一奠榮。蹋雲恍聽角弓鳴。刎頭廐置誰甘死。免向臨淄拜酈生。

陳子壯爲佟養甲李成棟所磔。後佟李俱降。永歷卽令佟諭祭子壯。佟愧欲死。恍見子壯抽矢射之。不數日爲成棟子元胤所襲殺。

垂老猶誇進士科。席間陡起曠林戈。此番可向思陵質。酒色沈迷語易訛。

呂大器輕蘇坦。生非進士出身。蘇大怒。遂別奉嗣。唐王聿錡於廣州。呂在崇禎時。懼爲領兵官。因自言於帝。有四不堪。五不可。又自揭吏部云。好酒色。近財。不足任使。

十三節鎮護長沙。諸葛威名儼漢家。香火舊緣任約在。不教扈蹕出仙霞。

李自成妻高氏。與弟必正。從子李錦。帥四十萬衆降於何騰蛟。騰蛟見高氏。禮甚恭。高氏感泣。語錦專受節制。當以死報。遂并舊軍分爲十三營。錦賜名赤心。騰蛟後遣郝永忠迎隆武。不遣赤心。永忠邈逗抄掠不進。而大軍已破仙霞關。

根摧八柱。感風雷。貫日精忠事可哀。能辨讒言誅李邈。莫輕後主是庸材。

瞿式耜與張同敞授命時。天大雷。空中振擊者三人。盡驚異。永歷嘗賜式耜金印。文曰精忠貫日。旋信降。臣李成棟之間。致乞骸骨。不許。乃請守桂林。以國事讓成棟。

龍虎旗開蟒玉橫。賜題棹楔表忠貞。中興二字從何起。更乞當時史院評。

高氏之降。由堵允錫入其軍。矯詔賜蟒玉厚犒也。赤心必正。並挂龍虎將軍印。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皆允錫請之。

得謚文忠。恐大慙。偶然睚眦。潰湖南。恩愍鑄就平遼印。又費空頭敕一函。

堵允錫巡撫湖南。請空頭敕旨百道。馬進忠收復常德。允錫與之有隙。令赤心爭其地。進忠盡焚廬舍而去。全楚由是決裂矣。後允錫駐梧州。欲結援孫可望。矯詔封爲平遼王。爭封之釁。遂因以起。

請封累歲。斬虛名。慘淡蒼梧。喪老成。假虎辜恩。真虎吼。國中瘦狗太橫行。

嚴起恒以阻孫可望。秦封被殺。虎負其尸。登厓坐守。卒逐之。大吼而去。乃禮葬焉。初五虎袁彭年等。嘗力詆起恒。及吳貞毓等。疏揭五虎下獄。起恒乃從而力救。得減死。

水沸昆明劫火燒。苴蘭極目總蕭條。追思助陣龍隨檄。黔國威名萬里遙。

阿迷土官沙定洲亂。黔國公沐天波走避楚雄。孫可望聲言爲沐報仇。滇人納其兵。遂進據會城。其虐倍於沙氏。

神龍助陣。係沐英征雲南時檄文。

御營戎政局兼持舜禹圖來事有期。此舉若成蒙上賞。元勳聞已豹留皮。

馬吉祥寵天壽分主兵柄。使郎中古品畫堯舜。嬪受圖獻可望。古不許譖殺之初。陳邦傳聞

堵允錫矯封平遼王事。卽鑄秦王印致可望。此可望必求秦封之由也。其後邦傳降大軍。尋

爲可望所生得。竟剝其皮云。

家範留傳最可憑。莫隨耳食議江陵。一瞻一尙留天壤。遙望南陽盡撫膺。

張居正少子允修。孫同敞。俱授命。

國賊凶頑過阿瞞。馬場片石字難刊。蔡倫造紙經千載。始注先生到宦官。

可望肆毒日甚。中官張福祿全爲國請封李定國爲晉王。密敕入衛。吉祥馳告可望。遂殺大

學士吳貞毓以下并張全等凡十八人於龍安之馬場。後二年。眞碑立廟。大書十八先生成

仁處。

競獻銅山鑄大錢。後明紀志史分編。校書定笑揚雲拙。集內曾無勸進牋。

在籍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尊可望爲國主。設官定朝儀。號爲後明。鑄興朝通寶錢。方又爲獻賊作太祖本紀。言帝星明於井度。三牋勸進。旋聞可望爲定國所敗。方卽奔降大軍。

社鼠城狐締構牢。君心一悟網難逃。爭言軹道降王謬。手劍猶能斫趙高。

永歷事皆壞於吉祥天壽。然始終不能決去。

不問眞王與假王。強分秦翼判低昂。楚雄一疏非無策。躡足何由學子房。

封可望爲翼王。可望益怒。先是可望之降。楊畏知在楚雄誘之也。楊後疏言以虛名爲招徠。庶幾收效於萬一。嚴起恒文安之金堡等皆堅執不聽。

車里暹羅隔海濱。晉王祈死話酸辛。無人可繼沙陀志。太息空餘屈大均。

李定國聞永歷出緬。欲乞兵車里暹羅。駐師交趾。界聞永歷亡。朝夕祈死。數月而卒。其大將斬統武亦卒。子嗣興乃出降。屈大均詩。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指定國也。

奴輩潛圖石季倫。兵符五道散侯門。碧雞金馬能無恙。洱海何來望帝魂。

奸民姚希之等常買寶玩於沐氏。積負沐天波金數萬。計無以償。遂慫沙定洲爲逆。雲南乃

非、明、有、矣。

黑氣如磐。盡壓城。章江激水。與濠平。沸天簫鼓。迎新婦。苦累圍師。夜撤營。

大兵圍金聲桓於南昌。掘濠已合。王得仁猶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礮聲轟闐。徹夜城外。大驚。撤營列陣而待。

呪水俄成血。一窩緬酋知。惜沐天波。木城事比河陰慘。絃折空侯。鬼夜歌。

緬人請永歷從官過河。呪水盟。遂殺四十餘人。令勿傷黔國公。而天波已死。縱兵入木城。檢括宮人及諸眷屬。自盡者無算。

天語曾將摯性稱。一旬東閣廿年僧。閑評濁世佳公子。杯酒終當酌信陵。

方以智父孔炤。崇禎間失機下獄。以智血疏請代。未得達。帝微知之。竟釋孔炤罪。永歷召以智爲東閣大學士。力辭去。庚寅粵事再敗。遂祝髮。天雷廟中。以智少時與陳貞慧等稱爲四公子。

海水羣飛蕩九州。裂帆折櫓起同舟。麟經三叛名殊忝。視此才堪比竊鈎。

左良玉內犯而宏光亡。鄭芝龍私款而隆武亡。孫可望奔降而永歷亡。

西市疆場血並紅。反戈罪本與天通。南奔鬪將誇無敵。也落盲人瞎馬中。

劉澤清良佐馬寶等諸降將。往往伏誅。李成棟自嶺旋粵。渡河人馬俱陷。僵立水中。三日始知。

不作留都薊國公。帳前長揖太恩慙。問渠十二陵何在。曾入包胥涕淚中。

宏光封吳三桂爲薊國公。不受。緬人送永歷至軍。三桂入謁北面長揖。問爲誰。噤不敢答。不覺膝之屈也。問數四始稱名。以對。切責良久。歎曰。我本北人。欲見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否。對曰。能。伏地不起。左右掖之出。遂不敢復見。

甲楯終難保。會稽舵樓冠劍聽潮雞。依然風雨厓山夜。海外飛光化白蜺。

魯王以海自紹興遷長垣。遷跳健。遷舟山。稱監國者九年。後依鄭氏以居。至康熙元年乃殂。降臣奄黨結盤根。戚畹何容恃舊恩。知否田家通薦牘。香車遣出永和門。

魯監國前妃張氏。會稽人。父國俊。與內奄交結。受降臣謝三賓萬金。脅監國必致之樞要。妃聞之。脫簪珥待罪。監國深慰之。乃止。

山近曹娥石骨清。羹盤一擲此身輕。題名若引摩笄例。深夜常飛碎玉聲。

江上師潰。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出海。監國前妃碎羹盤自刎。

涕泣長辭寶長君。瀕危重謝兩將軍。井中不死青溪死。張孔當年悔萬分。

監國元妃張氏。鄞人。册立於舟山。鑒張國俊之弊。親屬至者悉遣之。大兵臨城。將軍劉世勛等請扈之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力辭之。與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等俱投井死。

鬼火猿聲海外秋。幾年漂泊古匡州。臨風默誦長門賦。便似華胥夢裏游。

元妃女兒。歸鄞縣僉事全某。妃貽書歷敘蛟關長垣瓊琦跳健之厄。鬼火以當庭煤。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雞云云。

何事東西判兩周。盡臣志本切同仇。入關捷足知誰屬。轉便朝秦暮楚流。

張國維起兵東陽。奉魯王監國。閩中頒詔至。王將避位。國維令勿宣讀。上書有入關先王及不爲朝秦暮楚之徒等語。

引狼入室虎穿墉。烈焰橫飛走毒龍。想見金華兵法妙。死猶一挫大軍鋒。

朱大典。金華人。阮大鍼逃至金華。大典引與共事。士民檄逐之。大鍼既降。請取金華自效。知城西門新築。力攻卽破。大典環火藥自焚。外兵死者亦千計。

得一商鞅語太誕。武寧晚節在桑榆。通侯安可藏魚腹。鼓吹揚旗達蒨都。

武寧侯王之仁。因爭餉斥戶曹董守諭。言得一孟子。不如得一商鞅。後戰敗。將沈海。曰。大臣死。不可不明。遂鼓吹揚旗詣大軍。大軍疑其降也。護送至金陵。

昌國河艦望不還。龍髯杳靄幾人攀。安知爾日非兵解。游戲珠宮貝闕間。

舟山。卽明之昌國衛也。魯王所居舟曰河艦。舟山破。殉節者倍於兩都。

交雪亭中記寓生。不須重購藁俱呈。紛紛賣主求封賞。可愧舟山一老兵。

張肯堂名所居曰交雪亭。嘗作寓生記及絕命詞。大府有購其手藁者。一老卒獻之。不受。賞曰。藉慰公昭忠之意。非羨金也。

抱器安能勝倒戈。可爲痛哭且悲歌。賢如孫翊妻原少。薦枕讐頭奈若何。

吳鍾巒述諸行遜者曰。歲寒松柏集。其自焚之前。作客問一篇云。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又曰。烈女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

夢向崦嵫挽日輪。飛蛾鴉鳥語悲辛。西愁零落南都燬。賴有中郎是後身。

錢肅樂嘗夢日墮其手。扶之稍上。卒隨臂下。其疏有鴉鳥云云。指馬阮之東入也。著正氣堂南征等集。全祖望編次之。相傳全生時。其父夢錢入其室。

存宋。無須一郡。憑答言安撫氣。嶮峻珠厓。請棄非初。願兩上金山祭孝陵。

張煌言答浙督書。有珠厓朝鮮等語。時比之陳文龍。請漳泉以存宋祀。然所言但指海外隙地。并未及內郡也。前此甲午。嘗與張名振薄金陵。己亥。又與鄭成功入取安徽地。幾半皆登金山望祭孝陵。

纓戒烹羊。又捕魚。諸軍烏合。總蠹疏。須償十九年前鹿。樹杪雙猿入夢初。

羊山多羊。殺之風濤立起。名振軍烹羊。損船百餘。

成功在金陵。以捕魚縱酒敗。煌言嘗絕糧。夢神賜鹿。曰十九年還我。果得白鹿。後居懸嶼。畜三猿。常緣樹杪。見船遠至。即鳴。大軍乃募人夜半取之。

忠節天生卓犖姿。獨當一面巨儒知。數行史闕今當補。吾郡曾無逆魏祠。

曾櫻事詳明史。清朝賜諡忠節。黃道周嘗薦之云。卓犖駿偉。可當一面。魏奄祠。幾徧天下。常州獨無。曾爲知府時之力也。

反謀已具獄非誣。萬里曾經識面無，未免累他元老悶。處分大事又胡塗。

南海諸生浩欽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二十二人。以長洲進士劉曙爲首。游騎獲其書。逮曙。洪承疇問曰：汝反乎？曰：誠有之。恨事未成耳。洪怒其黷，殺之。劉與浩實未相聞也。

大蘭洞主躡天梯。甌越千屯此結臍。肯效仇池通一介。中朝誰議武都氏。

浙東山寨鱗次。以餘姚王翊爲最強。慈谿王江佐之。皆諸生也。據大蘭山。自號洞主。再朝魯王於舟山。授兵部侍郎。江戶部主事。四明之訟獄田賦悉歸之。庚寅大兵數十萬會討。乃避入海。

墜地流星殪老罷。童奴弱女矢相隨。無人表請王琳首。禮葬公然具漢儀。

翊再至四明。夜有大星墜地。遂被囚。每日束幘掠鬢。曰：此漢官儀也。僕石必正。明智皆從死。女字黃宗羲之子。亦自刎。前僉事陸燻字都督。江漢以奇計竊翊首。葬之甯波。

譎計終能脫。鬚鞵攜家人。海裂僧衣一腔熱。血從何洒望祭西。登燕子磯。

王江母被執。江髡髮以見。時議招徠故臣。得安寘杭州。母死。江忽買一妾。日與妻勃谿。遂控吏出妻。妻亦辱詈。登車去。江請游湖上。守者以妾在不疑。頃之已攜家入海。朝魯王於金門。

矣。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溯江登燕子磯。望祭孝陵。賦詩痛哭。後復至四明。起事中流矢卒。

老去相如入夜郎。雞籠馬巒化冠裳。蠻夷大長能知禮。都屬安南異姓王。

舟山破。徐孚遠依鄭氏。甚見尊禮。歎曰。相如入夜郎。興漢教。吾以亡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滇中拜爲左副都御史。往觀。失道入安南。要以臣禮。大罵。王曰。將以相公也。則愈罵。王感其忠。賚送之。

鄭成功初封南安。印文誤作安南。不受。使者陳謙曰。此將軍開國兆也。乃大喜。仍世寶之。胸有權衡。義始嚴。便慙伯茂。亦何嫌。孤臣只抱尊王義。不擬祥興擬建炎。

王玉藻出項煜門。知慈谿縣。煜被縣人淹橋下。置不問。曰。吾豈不能如向雄之待鍾會哉。願君臣與師友孰重。聞者悚然。客談海上事。輒曰。今猶建炎耳。擬之祥興則下矣。起義難。將狗彘。誣狂生。肯信鼓。隴胡堂堂。端禮門前石。那許章惇也。濫竽。

浙中董志寧。華夏等起事。降臣謝三賓。訐爲六狂生。夏遂被拷。適三賓子亦爲人告。人以爲夏之深仇也。囑夏證成之。及庭訊。夏叱曰。爾家狗彘耳。豈知起義者。謝子乃連搏。類稱長者。

長者。

何減。陶謙。豫州。定西。死。共。主。君。憂。曲。端。到。此。心。應。折。共。駕。雲。旗。赴。十。洲。

定西侯張名振病甚命所部悉歸張煌言人以為不異陶謙之讓劉豫州也初黃斌卿據滌州為名振所誅其下悉降王朝先最驍勇得士心名振忌而殺之。

奄黨誰教復壁藏。獻城賣主肆披昌。笑他宰詔亡吳後。只解傾身媚越王。

馬阮勸方國安執監國以降。會監國脫去。士英遂南奔。大鉞獨與國安通款大軍。大鉞嘗自謂必不學伯詔走錢塘。見沈自柱祭大鉞文。嗤其自作讖語。

險絕文村鎖萬山。魂歸烈士甲猶攢。題碑偷乏留鬚子。定學柯陳永閉關。

漳州世職王興。駐文村。永歷時。封廣寧伯。兩粵既平。拒守十一年。忽招取定南王幕下客入其營。開宴極歡。命五子出拜。曰。吾世受明恩。二百八十年。今明祚斬矣。死吾分也。子為題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十字足矣。遂散其眾而自焚。客攜五子以出。客名金光。義烏人。金堡嘗為作留鬚子傳。

曷畔天潢一綫留。化為精衛語啾啾。海風吹入遼西府。露冷宮花四十秋。

遼王後衍桂依鄭氏。駐澎湖口。鄭塽降。闔門自縊。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也。

鹽腹然臍各付量。羽書旁午混殘疆。過江便得孫歆首。又報囚車入洛陽。

馬阮之死。諸說不同。一云。士英降於台州。後搜隆武龍槓。得馬阮與方國安父子密疏。請駕出關。爲內應。遂駢斬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披甲爲奴。

吳襄竿首少人憐。卻喜延平也赴燕。不顧老臣由竣筆。婉詞徒乞赦延年。

鄭芝龍北行。成功遂起兵海上。至辛丑冬。芝龍伏誅。

海疆玉斧畫難齊。閩位重煩紀赫躋。留取晉唐年號遠。河東兵力勝河西。

成功感舊恩。用建興天祐之例。仍以陵武紀年。王興則以永歷紀年。

鐵人一萬繪青紅。中扼咽喉唱阿童。飲馬石城旋北潰。多緣掠陣墮苻融。

鄭氏甲士十七萬。以萬人爲鐵人。披鐵甲。繪朱碧彪文。立陣前。斫馬足。成功與張煌言入鎮。

江。其將甘輝曰。坐鎮於此。南北咽喉。可斷。煌言是之。成功不聽。趨金陵。輝馬蹶死。遂敗退。

減餉何難激左兵。褒衣刷鬢列城迎。篋中攜得司農笏。暇日摩挲似隔生。

黃澍嘗倚良王之勢。詈士英於御前。以笏擊其背。士英嗾人劾澍。澍因士英議減餉。激左兵。

東下。澍旋降於大軍。詐稱援兵入績溪。金聲見其髮在。而衣冠如故也。納之。城遂陷。

車牽黃犢走西東。雜沓王郎卜肆中。爾許幻人隨口吐。書生端合坐鵝籠。

自士英僞爲兩太后。一時遂有僞永王僞潞王僞宏光并僞崇禎帝諸案。一說士英於太湖被執。縛置魚籠中。載之赴市。民爭鬻其肉以飼犬。

露犬紈牛犒饗豐。平西兵到輒彎弓。無人共汝談忠孝。竟向黔中更焚中。

沅江土知府那嵩麻哈。土司龍兆吉佐吉。當永歷入緬。供張甚盛。李定國至亦然。吳三桂至。卽勒兵拒守。且辱罵其不忠不孝。遂俱被屠。

五蛇已散白龍庵。病虎兵鈴閉石函。皇覺寺前行脚過。敢拈環玦問伽藍。

明餘諸臣如章正宸熊開元之屬。爲僧者不可勝紀。

堯峯長日飯伊蒲。廣柳車空斷客厨。偶夢遼陽傳錦字。妾家繞宅茁麻姑。

祁班生以狂人魏咩累戍遼左。潛歸祝髮於吳之堯峯寺。號呪林大師。在遼時置一妾。每語

客曰。寧古塔麻姑。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寧古塔第一。其韻趣如此。

半黍堪充卒歲飢。遺臣活國卽良醫。出山枉秘王陽術。不犒錢塘十萬師。

嘉禾錢櫃。康熙初尙在。作黃冠裝。事多奇詭。嘗授某孝子金丹。大如黍米。令以半療母疾。半投鉛。作一歲資。後莫知所終。

吾戴吾頭認故吾。網絲滿額莫挪揄。參軍蒼鶻他年事。公等能辭粉墨無。

邵武山中獲主僕三人。因失網巾。令僕畫之於額。曰。此太祖剋制不可失也。二僕亦互畫如式。至死不言其姓名里貫。但以畫網巾者呼之。李世熊爲作畫網巾先生傳。

張幕津壇百態妍。閑曹三五淚如泉。蔣山一尉應含笑。已勝南齊奉璽年。

南都之亡。趙之龍羅。陳百戲。大享豫王將士於天壇。時殉節者。惟郎中劉成治。主事黃端伯。吳佳胤。中書龔廷祚。五官掣壺正陳于階。五下僚而已。

淋漓耳鼻雜。荆釵鼠輩方知事。不諧緣此益明丞。相節城亡安得走。天涯。

時訛言史公尙在。往往借以起兵。浙人厲韶伯。貌類史公。旣被擒。召公弟可經妻李氏辨之。時可經已死。遼帥窺其美。強委禽焉。李遣送小盒。則一髻一耳一鼻也。乃大驚而遁。

湖塾清菜繞籬。鹿車偕隱繫人思。東陵老作諸侯客。應是無人共餽糜。

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之後。與其妻中山徐氏隱金陵湖塾。種菜自給。

絕學垂成讓不居。煩君手腕佐鈔胥。譚生果擅名山業。肯道齊邱竊化書。

蕭山蔡仲光。字子伯。甲申後閉戶著書。不下樓。舉以授。毛奇齡曰。子能昌明斯道。請卽署子名。無傷也。或言西河集中經說。半仲光作。

翠微峯頂讀書堂。龍氣飛騰貫豫章。同是竹溪傳六逸。布衣誰謁李懷光。

易堂十子。皆負經世才。而高尚以終。惟魏禮說降韓大任被害。

一代宗工豈謬悠。乾坤清氣豁雙眸。荆公叔體無諸老。安得江河萬古流。

時文鉅手。自江浙兩社外。如江右艾南英。羅萬藻之倫。致命者不勝紀。

白雲外史絕塵緣。小劫初過入畫禪。始信老僧非妄語。幾生慧業吐青蓮。

惲格父日初。與王祈起兵。格年十三。爲陳錦所略。錦妻攜之至靈隱寺。寺主諦暉。日初友也。給云。此子係佛轉世。宜出家。乃捨之去。諦暉因留格十年。讀書學詩畫。

絳雲一炬儘銷磨。史彙堆牀默網羅。苦爲四明前輩惜。但蒐玉海付詞科。

萬斯同於明十三朝寔錄。悉能成誦。明史初彙實出其手。

學海經神萬口推。漂搖風雨祇銜哀。難酬母氏終天恨。哭拜山陵十二回。

顧炎武從夏允彝等於吳中。魯監國授兵部司務。事既敗。母王氏遂不食卒。遺言不事二姓。炎武奔走南北。六謁孝陵。六謁思陵。晚年貽友人書。有早歲孤生。漂搖風雨云云。

海濱一老感天顏。著述荒江歲月閑。名世謾誇姚許盛。兩朝文獻屬遺山。

黃宗羲魯監國時晉副都御史。以母被錄歸里。潛心講學數十年。著書千餘卷。晚年屢徵不出。聖祖嘗嘆得人之難。

鉛槧餘錄

寄 生

民國八年。余遊寧波阿育王寺。始識太虛法師。導觀舍利子及貝葉經。時方疲神案牘。未暇精研。越日而師以詩來屬和。竟亦不報。嗣後流轉數年。遂隔音問。及華國發行。師復舉所爲荀子論數篇。遠道緘寄。乃知近于武昌。主持佛學院事。慈悲智慧。成就彌宏。自忤德業。不進。甚無以答拳拳之意。頃師東來。見訪未值。留詞數首。皆道經蘇州之作。調名王三昧。蓋亦其剏製也。亟爲彙錄如下。其一云。虎邱上。生公說法堂。點頭頑石。招我憑眺斜陽。廿里蘇城七里塘。其二云。寒山寺。鐘聲夜半船。詩字雙絕。一碑中外流傳。曉色蒼茫憶古禪。其三云。寶筏庵。廿載一詩龕。昔時頻過。畫中琴契重參。梅欲相將。鄧尉探。其四云。報恩塔。九層凌碧霄。三吳首刹。河環玉帶迢遙。待震春雷破寂寥。

黔縣汪石青炳麟。寄示病中自遣北雙調曲一套。音節悲涼。故是當行之作。其辭云。一春來。風雨讀離騷。對雲山。春愁縹渺。驚心逢上巳。回首惜花朝。柳絮櫻桃。寫不盡閒情。稿新水令。身世蕭條。慘綠年華人正少。風光潦草。殘紅狼籍粉初消。落花兒。斃了玉華袍。病魔兒。裝正愁圈套。生氣弱。三

彭二豎來尋到。駐馬聽迴避了好端端。花明柳笑打合上。困沈沈。琴冷香消。春寒罨綺寮。愁臥無昏

曉。病司勳精神。罷渴文園形骸。潦倒問不出禍福根苗。打不准吉凶靈符。赤緊的茶烟藥裏。冥

冥悄悄。沈醉東風論男兒雲霄顧盼豪。沒來由塵障縈懷抱。我也曾走天涯學吹吳市簫。我也曾哭窮

途險做秦庭李。雁兒落呀。我也曾嘯長虹吞吐廣陵濤。我也曾逐春風走馬章臺道。看不慣人世的

冬烘腦。改不得狂奴的故態。喬遙遙痛鏖羽。鵬程渺飄飄。剛驚回蝶夢。得勝朝吟暮嘯古今幻

乾坤小。空則把九歌吹入鳳皇簫。幾曾見投壺天笑。喬牌兒我本待禽虎夷蛟。我本待射雕屠狗。我

本待翦秦安趙。又何堪此意竟蕭條。拙書生兩字頭銜。憑君倒喚。可憐包草。這其間可不折殺英

豪。甜水令莽擲揄客戲賓嘲。一納兒環堵蕭蕭補屋牽茅。直今朝奄然病倒。捱殺煎熬。動不動雲山

夢繞。動不動寒熱侵撩。孤負了穠李天桃。冷落了酒棃詩瓢。猛回頭湖海元龍。結果在病柳殘條。

折桂令我不願唱迷陽疏狂終老。多謝你布羣魔淬厲心苗。吐我牢騷。念我知交。形瘁神消。燕噉鶯

笑。錦上花半生梁父吟。一曲猗蘭操。去日悠悠。來日遙遙。罨靄芳華。傷春人悄。沈醉東風。踏青人俏。

么篇從來不解媚王孫。竈白眼看春老。天地蒼吾曹。例擁詩書稿。你則看密森森的萬惡愁魔來

應卯。清江引

彙錄龐鏡塘簡邱峙生詩一章。知並爲季剛高弟。頃峙生宗鼎亦有詩來。似專學陶。得其平淡。懷鏡塘云。東籬有佳菊。經霜猶天灼。撫玩復纏牽。芳心邈難託。望望山川阻。藹藹暮雲薄。別離方數旬。憂思已滿壑。朗月照綺窗。寒風侵簾幕。陳酒欲賦詩。誰與同斟酌。擬淵明九日閒居云。憂多樂苦少。達士與時諧。百草逢秋槁。佳菊冒霜開。月明露漸稀。風起香滿懷。歸路絕人影。曠野空悠哉。書爲增逸興。酒於銷嫌猜。得歡便須歡。豈待時會來。麥苗既已種。欣然猶傾杯。撫絃輒高歌。音響罔不諧。閒居豈多慮。知命亦安排。雜詩云。零雨飄樓閣。微寒薄軒櫺。故人在何許。葛里邈難并。疑結誰與析。相思獨屏營。涼風吹落葉。孤雁發哀鳴。願假肅肅羽。從之以遠征。四顧無所見。徘徊涕淚零。其一辭家來異路。搖落任東西。衝森連天起。漠漠使徑迷。左行懼溝壑。右步畏峻蹊。躑然委道旁。形影相提携。憂患銷壯志。功業何由梯。歲華忽將暮。惻惻我心悽。

華國刊行。四方承學之士。貽書商榷者。靡月不有。尤惟四川爲多。蜀地僻處西陲。婁遭兵厄。而絃歌不輟。風流遠紹。文翁之化。今猶未沫。何其盛歟。近又見何君與神與但植之論畫一札。并附題戴文節粵秀山觀海圖跋。鑒賞精密。知於金石書畫。用力甚深。觀海圖今歸何君。物聚所好。殆非偶然。跋文云。癸卯遊京師。韓君子元贈滂喜齋潘刻五種。受而讀之。惟戴文節公古泉叢話不釋。

手癖吉金者。書法必邃。賞鑒必精。由書法通畫法。去古益近。宜其文采風流。傾動海內也。庚申殉節。俞曲園稱其見危授命。大節凜然。豈斤斤以藝炫。而其藝爲世重。有不必造精微也。曲園又謂公不僅以畫傳。世重公之人。益重公之畫。小幅一幀。其值百鎰。近代以書畫得名。未有盛於公者。此曲園以品定畫。未以畫定品。如以畫論。梁溪秦氏桐陰論畫定之曰能。謂極有功力。臨古之作。形神俱得。微嫌落墨稍板。無靈警渾脫之致。限于資也。秦氏果讀徧公畫哉。就過眼者立言。非定論也。顧世多贗本。吾蜀尤甚。然真贗卻判天淵。茲粵秀山觀海圖。爲其前輩黃榘卿少司馬作。所識已道苦心。著于習苦齋畫絮卷六立幅類第八頁。所證既確。所構亦精。其氣概烟暈。有目共賞。靈警否。渾脫否。恨不起秦氏而質之。尺幅具千里之勢。資可限乎。大含細入。醞釀深醇。神逸品也。公以道光十二年壬辰成進士。圖成于廿七年丁未。計登第已十六年。距咸豐十年。洪軍陷杭州。城有十四年耳。正功力純粹。聚精會神之作。予得於北軍克成都後三日。墨緣非偶。榘卿尙有公畫采蘭藝菊圖。亦小幅。有緣覲止。延津雙劍。璧合何年。懸此爲媒。饜癡不諱。笑而記之。甲子二月。六朝金石造象堪侍者記。案何君名振義。慶符縣人。見爲四川通志局校理。跋尾所署。其別號也。新羅山人墨筆丹楓翠嶂圖立幅。田梓琴藏。紙本。高四尺許。寬尺許。圖見本刊第一全幅乾皴濃

年第十二冊

點。不。施。渲。染。別。具。蒼。秀。之。致。題。尤。精。絕。全。錄。如。下。方。新。羅。生。暇。日。以。倪。王。二。老。鈎。染。法。作。丹。楓。翠。嶂。圖。雖。涉。撫。前。軌。而。縱。思。揮。掃。仍。由。乎。己。之。性。靈。而。爲。之。獨。不。受。籠。罩。束。拘。之。難。落。落。疎。疎。任。樹。石。僵。僕。仆。觸。之。怪。盡。物。情。閒。野。宕。跌。之。幽。至。若。煙。啼。雨。泣。谷。嘯。空。鳴。迷。離。懍。懍。幾。與。湘。潭。接。袂。雲。夢。聯。肩。矣。乃。題。一。絕。句。云。偶。欲。作。雲。想。蒼。山。落。眼。前。邈。然。清。竇。外。疎。樹。澹。疎。烟。又。華。國。發。刊。之。始。李。仲。乾。爲。借。得。王。叔。明。真。蹟。一。幀。特。製。珂。羅。版。擬。裝。卷。首。臨。印。版。裂。急。索。原。畫。則。已。轉。入。他。手。欲。複。製。而。不。可。得。矣。當。披。圖。共。賞。時。但。覺。神。采。煥。發。奪。人。目。精。而。時。越。一。載。迹。像。俱。泯。竟。不。獲。公。于。世。豈。神。物。顯。晦。固。有。其。時。抑。萬。事。皆。有。定。分。非。可。強。致。也。



通

訊

駿

丞



通訊輯錄

唐大圓與章太炎書

太炎先生道席。往因季剛。側聞緒言。仰止爲極。曾研小學。兼究文心。嗣經世變。反皈大乘。指南所示。多由勝筭。今世邪說熾矣。聖化微矣。整理華萃。洗滌歐汙。非唯識莫任。唯識之學。玄窺集成。晚有歐陽。文章爾雅。俱當載道。然欲恢張。普施好學。恐彼三士。無能爲役。應善方便。更始文體。欲其難作而易曉。故別艱深。非欲易造而難知。亦絕白話。今世以方俗語作白話文。易地卽難通曉。久蘊斯義。頗欲有爲。力小謀大。未知其可。竊緣衷聖之旨。試爲洪鐘之叩。儻授津筏。或蒙印可。則聲教所施。胡能思議。

又與黃季剛書

自遠西闡物競。欲人放獸。徽號進化。實返狃榛。支那癡狂。務啖歐化。開流決潰。棄文就語。橫舍之士。寢以唯噤。昔咎作俑。今悲有後。連思蹈海。孔居夷矣。莽莽禹域。來日大難。蓋祖龍燔滅。世猶知藏此乃乘流爲術。愈巧今弗溼塞。泛濫胡底。且宜鑿疏。功不下禹。章君峻極。足下高標。知希我貴。視在華國。汪君孤照。應亦可人。蔓草荒煙。殷音僅聞。雖游方外。能勿隨喜。

又答汪旭初書

旭初先生足下。圓少傲岸。爲文頗規晉宋。詩或上溯漢魏。逮學佛後。志切利他。凡所綴述。務令易解。默化潛移。幾忘底止。至乃究竟大乘。復以名句文身。眇絕方便。鉤深致遠。俱依分職。儻任淺俗。攝機難周。由是重理昔業。而覆按往作。望若登天。始歎文道有二。一者甄理。但除鄙倍。辭達亦足。故禪家談理。或不學而能。二者表情。非精思不足以入微。非極功不足以動衆。故造次口談。感人無幾。奉讀來章。云於詩擷取菁英。不欲爲新文化者有所藉口。散文猶寬以甄理。故詩在蘊藏。由表情。故語體止於質言。一涉詩賦。殊令捧腹。回首舊爲。俯觀近作。擲落無容。徒增慨喟。前所相寄。請雜摧燒。茲寫錄舊吟數首。似不甚違。亦竊念若投他誌。如授壁溷。卞和弗睨。惟置尊刊。方許相應。因觸劣懷。遽暢狂言。責善輔仁。願因啓予。

黃通如來書

旭初先生道席。頃讀華國二期第一冊。得覩太炎先生王文成公全書題辭。傾倒無似。惟中論王門羅王二子能窺見藏識而不能捨云云。竊有未喻者。則大法重在轉依。所謂捨者。乃捨其執情。非謂一切可捨也。習氣恆轉如暴流者。乃七識有漏種子耳。無漏種顯有漏種。隱卽賴耶之名。不

立而爲如來藏。此則何可取捨耶。七識不起。執情則法。法不相到。壞不壞相俱轉。亦不礙其爲俱有依也。故楞伽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竊窺文成與龍溪天泉證道之論。亦似能窺見及此矣。豪釐有差。天地懸隔。願與太炎先生一商榷焉。曩讀齊物論釋。始於大法傾心。今茲有言。竊附永嘉有疑不決直須爭之意。懇代舉似太炎先生以爲然否。順頌撰祺。後學黃通敬上。

金篋甫來書

旭初先生有道。弟自秋初不謹於時。一病幾及兩月。而此兩月之中。人心僨張。乃又甚之。居於朝者。不仁不義。專務用兵。處于野者。專事交游。趨勢求利。少年之士。未諳學問。而先決忠孝之防。老成之人。畏死貪生。則遁入釋道之教。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洪水猛獸。無茲橫厲。顧念身世。來日茫茫。今日之所急。不在求統一。而在正人心。吾儕小民。南北一體。吳越一家。彼此痛癢相關。有何歧異。所未一者。特軍閥耳。彼之自相戕賊。必有俱仆之時。無庸吾儕代爲過計。至人心之不正。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雖萬劫而不復。貴刊宣揚國故。極所欽遲。通論一門。何妨略於政學之談。詳于敦厲薄俗。使世之人。咸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或於世道人心。不無裨補。顧亭林先生有言曰。觀衰平之可以變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春秋之衰而有孔

子戰國之亂而有孟子。士君子立言救國。豈在憑藉高位。兄與太炎先生。倘亦有此意乎。先哲之靈。實式憑之。朔風多厲。諸維珍攝。金兆鑾頓首。

何與神來書

植之先生侍右。讀華國報冊。至大箸書畫鑑。知公於藝苑精微。研索久矣。年來解人難索。筆墨一道。泥於古。則拘汎於今。則淺。作者難識者亦不易。古今同慨也。求折中。至當於古今中外。遞遭之交。如我公之法眼妙緒。秦梁溪桐陰論後之一人耳。吾蜀僻在西陲。交通多滯。不聞空谷足音。何幸於紙上逢公。以筆代口。無異面譚。鑑有云。戴鹿牀有粵秀山觀海圖。余未之見。公蓋據習苦齋畫絮所云。不知此圖係爲黃築卿少司馬作。所題已見良工心苦。黃之後人。有官吾蜀。去歲兵燹。振義拾於殘書肆。重裝綴題。見者驚爲鹿牀精心結撰。大含細入。在逸品神品之間。知公同有嗜痂之癖。先通一函。請示里貫住址。并行號。卽用泰西攝影法印片寄來。請求題跋。聲應氣求。想大君子所樂許也。不罄惓惓。敬頌箸安。何振義頓首。

附鈔題粵秀山觀海圖稿一紙

記者按來書當付但君別疏作答。鹿牀居士粵秀山觀海圖藝林瓊寶。何君倘許以印片寄交本社製版流傳。尤所欣幸。題記一紙。已鈔入鉛槧餘錄中。

第二期第二冊校勘記

中學國文書目第三頁第六行專志於經者所有事者誤皆。

師許齋經義偶鈔第五頁第十行律秣志誤作律律。

六祝齋日記第三頁第一行小注處士蕭炳士誤土。又第四頁第二行艸部誤卯部。又第四

行小注十日誤九日。又第八行考老轉注誤倒作注轉。又第七頁末行下鈔脫四月一日小

注四字。

詞言通釋第二頁第三行至第六行祗字並誤作祗。古祗祗雖通然於此仍爲誤字或祗。又第五頁第二行知而不已誤奪不字。又第五行適驚聲誤適。凶聲誤凶。

與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第三頁第五行但書長官長誤兵。

文錄第一頁第十行功罪之差易明差誤著。

詩錄第五頁第十一行弧矢誤失。又第六頁第八行未加三戶誅加誤如。

詞錄第二頁第五行夏敬觀誤視。又第三頁第四行微涼早誤草。又第十一行冰頤攔淚冰。

誤水。

明餘雜詠第九頁第五行發三矢。誤失。又第十二頁第十二行徒聞云云。應接排十一行賦詩云。下不應提行。

國壽錄第十一頁第四犄角。誤椅角。